皇清經解續編

古仁12
698
139

論語孔注辨僞序

孔子十一世孫安國爲漢武帝博士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儒林傳皆不言其著書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謂孔氏所傳古經文字讀皆異非別有訓解也而其書之傳於今者則有古文尚書孝經二傳識者皆疑其僞獨論語傳散見於何氏集解中古今無異議近世劉端臨學博陳仲魚徵君臧在東文學始疑之而未敢訟言攻之以余觀之亦僞書也何以明之漢書藝文志論語家有魯傳十九篇古經注皆單行故志云魯二十篇復云傳十九篇知經傳之不相混淆也齊說二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燕傳說三卷而於古文論語但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而已並不云有孔氏說若干篇是安國未嘗作傳其證一也何氏集解序云

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既云世不傳矣平叔所集又從何得其證二也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宜不背其師說今考之孔子世家弟子列傳皆與孔注不合其證三也鄭康成就魯論篇章考齊古爲之注見何晏序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見釋文今釋文所引鄭讀之從古者孔注率同魯論安國既注古論字豈轉不從古其證四也許叔重解字序云俾論語古文今說文所引論語之字每與孔注不同其證五也至其詮義之膚淺徵典之舛誤有不待明眼人而自知者蓋當塗之世鄭學盛行平叔思有以難鄭而恐人之不信之也於是託於西京之博士闕里之裔孫以欺天下後世范武子所謂罪淨桀紂此蓋即其一端予豈好辨而有不得不辨者作爲辨僞上下二卷如曰不

然請俟後之君子援西河毛氏冤詞之例可也道光辛巳仲春

沈濤自序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百二十七　南菁書院

論語孔注辨僞一　嘉興沈濤西雝著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固蔽也一曰言人不敦重既無威學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

濤案孔之一解卽紫陽集注所本然如此說則當云學亦不固不當云學則不固矣兩則字語氣本同不能强生分別又案固當訓爲陋禮記曲禮注廣雅釋言皆云固陋也此蓋言學則可免固陋之譏爾孔訓爲蔽亦非固之訓蔽僅見於此焦里堂孝廉循云一曰二字是何晏兼存異說非亦孔安國注殊不知孔注本皆何氏所僞撰也

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温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人師矣案集解不言孔曰今據一切經音義引蓋注疏本脫

濤案禮中庸温故而知新鄭注云温讀如燖温之温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温正義引左傳賈逵注云尋温也此尋字當爲燂字之假說文炎部燂於湯中爚肉從炎從熱省儀禮有司徹乃燂尸俎注云燂温也古文燂皆作尋傳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燖也亦可寒也蓋尋與燂聲相近故古文假尋爲燂燖又尋字之別惟尋爲燂字之假故左氏與寒字對言正義曰諸言尋盟者皆以前盟已寒故温之使熱儀禮疏引服注云尋之爲言重也温也蓋重盟謂之尋盟故解尋爲重又以與寒字相對故又訓爲温杜氏但取重字之解而刪温字之訓失其旨矣鄭於禮注讀温爲燖温之温則此温尋也必是鄭氏舊注平叔不知古文假借之例妄加尋繹之訓而又託之孔氏天下後世其可欺乎

又案皇侃疏經云温温燖也所學已得者則温燖之不使忘失其解尋字與鄭義相協又疏注云温是尋繹之義亦是燖之義則是騎牆之論未免爲何氏所惑矣邢氏疏引中庸鄭注左傳賈注儀禮有司徹文而申之曰言人舊學已精熟在後更習之猶若温燖故食也其於注中尋繹之訓不置一詞其識高於皇氏遠甚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忠信爲周阿黨爲比

濤案王伯申尚書引之云周有訓爲忠信者小雅皇皇者華
篇周爰咨諏魯語釋之曰忠信爲周是也有訓爲親爲密爲
合者左氏文十八年傳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杜注曰周密也
哀十六年傳周仁之謂信注曰周親也離騷雖不周於今之
人兮王注曰周合也是也蓋周與比皆訓爲親爲密爲合說
比密也夏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鄭注曰比猶親
也吳語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韋注曰比合也故
辨別之如是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其合同其所以
合者則異猶子路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
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和同驕泰字義相近故辨之也其說
甚確足破僞孔之惑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
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尊卑序
昭穆而魯爲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濤案西河毛氏曰禘祭有三一是大禘大傳喪服小記所云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國語與
祭法則皆云周人禘嚳而郊稷是也一是吉禘春秋閔二年
吉禘于莊公杜預何休輩皆以爲合羣廟祧廟之主升食於
太祖即是祫祭然變名稱禘文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公
羊所謂大事是祫是也一是時禘即時祭之一王制云春祠
夏禘祭統亦云春祭曰祠夏祭曰禘而郊特牲與祭義則皆
云春禘而秋嘗然總是時祭是也論語之禘當是不王不禘

之禘此本王者大祭而明堂位祭統皆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賜以重祭則祭所自出立出王廟見左傳原得用天子禮但羣公雜用便屬非禮故不欲觀此與禮運所引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一歎正同則僞孔以爲祫祭之禘非矣

又案或謂如毛氏之說則但云禘不欲觀可矣既灌以往四字似乎無著灌通作祼案周禮鬱人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半農惠氏禮說云獻之屬於祼祼之言觀也易之觀卦於此取名凡祼事鬱人沃盥故祼一作盥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圭璋祼玉顒顒温貌卬卬盛貌祼之儀也君有君之儀臣有臣之儀君祼以圭瓚臣助之亞祼以璋瓚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濟濟辟王之容君之儀也峩峩者奉璋之貌臣之儀也鬱人詔祼將之儀者以此宋人之享也置折俎仲尼使舉之以爲多文辭魯人之祼也禘周公仲尼欲觀之以爲多威儀歟既祼而往不欲觀者始則恭恪後稍慢怠也以上皆惠說葢祭祀主敬下文祭如在一章亦言祭之當敬史記禮書云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云云葢亦謂禮之節文故馬融虞翻解易盥而不薦皆引此二語見周易集解惠氏之說似較毛氏爲長

與其媚於奧

奧內也

濤案釋文引鄭注奧西南隅盡本爾雅釋宮爲訓奧訓深國語韋訓幽漢書張晏注訓藏廣雅釋詁故有內義文選褚白馬賦注引鄭尚書注奧內也而此處則不當訓內與其媚於內甯媚於竈是何語耶康成此注其詳已不可得聞蓋賈之意以爲奧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義疏引樂肇與其媚君無甯媚已耳僞孔近臣執政之喻亦恐未是

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

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

濤案陳仲魚鱣曰安國爲孔子十一世孫而注云孔子父叔梁紇此更可疑者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濤案太平御覽樂部引康成此注曰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據此則盡善未盡善之分在太平與未致太平之別非謂受禪征伐也焦孝廉云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太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周公成文武之德卽成此未盡善之德也其說甚確

又案漢書董仲舒傳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仲舒以韶盡善武未盡善爲對推原江都之意亦謂文武之

時乘紂極亂之後不能如舜之承堯自致太平正與鄭解相合師古曰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慙德未盡善也未免爲僞孔注所惑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仁者能審人之好惡也

濤案禮記緇衣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其惡有方正與此文相表裏若如孔注則是衆惡之一節注腳矣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怨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也

濤案此注悖繆殊甚益宋人春秋責備賢者之論所本小人當怨而君子不當怨則何樂爲君子乎仁字指有過者言非指觀過者言漢書外戚傳燕王上書稱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後漢書吳祐傳齊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遣性伏罪祐屏左右問故嘆曰掾以親故受汚辱之名可謂觀過斯知人矣是兩漢人解此經無如孔氏說者又南齊書張岱傳岱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之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此必漢論語家相傳舊解禮表記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實與此言相表裏矣

又案義疏引殷仲堪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

者以改卽爲義失在於寡怨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其說亦與孔異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謂速數之數 此據皇氏義疏本 邢本不言孔曰

濤案釋文曰何云數色角反鄭世主反謂數己之功勞也然則此言卽與無伐善施勞相表裏矣孔讀爲速數義不甚明當爲煩數之意梁武帝音色具反益亦不同於孔

子使漆雕開仕

開弟子也漆雕姓開名也

濤案漢藝文志有孔子弟子漆雕啟史記弟子列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乃啟字避景帝諱也潛邱閻氏曰一部論語敘事及門人無直稱其名者則孔注以開爲名非是王肅僞撰家語乃云開字子若更謬矣

又案弟子對師不應稱吾宋于庭孝廉翔鳳云啟古字作启吾字疑启字之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

濤案集解引馬注曰加陵也義疏引袁宏曰加不得理之謂也然則加卽非義二字孔注之淺陋如此

又案古加諸二字連讀說文言部誣加也六書故引唐本作誣加諸也劉知幾史通采撰篇曰沈氏著書好誣先代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舊唐書僕固懷恩傳彼奉先雲京共生異見妄作加諸加諸益飾辭毀人之謂觀唐以前讀法益見孔注之非

未知焉得仁

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濤案釋文知如字鄭音智蓋古讀如是論衡問孔篇曰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已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眾不智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智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又中論智行篇或曰仲尼言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對曰仲尼此亦有所激非專小智之謂也漢書古今人表先列聖人次仁人次智人其序篇引此二語師古注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是漢人無不讀知爲智義疏引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又下節疏引曰違亂求治不污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縣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謂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亦同鄭讀若如孔氏所云則未知乃疑詞焉得乃斷詞既曰未知而又曰焉得仁語氣豈不鑿枘乎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
之
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趨
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
之耳遂歸
濤案釋文云鄭讀至小子絕句是孔以狂簡絕句者誤也史
記孔子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在陳魯召冉求孔子曰歸乎歸
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是此節爲
冉求而發吾黨之小子蓋指冉求也歸與歸與亦謂冉求將
歸今曰孔子在陳思歸誤矣不知所以裁之蓋謂已不能裁
制求之狂簡也故史記上有吾字今曰我當歸而裁制之更

誤矣史遷親從安國問故不應說之歧異其僞灼然
又案禮記表記正義引論語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
子是與鄭讀相合
又案禮記大學注斐有文章貌也爾雅釋訓注斐文貌太玄
斐如邠如注斐邠者文盛貌也斐字從文古訓無不以爲文
貌者今云妄作穿鑿謬矣皇氏此疏云斐然文章貌也蓋亦
知孔說之不可從
曰亾之命矣夫
亾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也
濤案漢書宣五王傳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師古曰蔑無
也新序亦言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是亾字當讀爲有無

之無孔訓爲喪非是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佞口才也祝鮀衞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矣

濤案潛邱閻氏曰而字固發端之辭又因辭抑辭學而時習之因又之辭也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反上之辭也此章而字則因又之辭言不有佞又不有色也此益孔子在衞日久見衞之風俗好尚如是故發是歎與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一般云云足破孔解之謬而字當作與字解王尚書曰墨子尚同篇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言善與不善也韓子說林篇曰以管子之聖而隰朋之智言管仲與隰朋也而與聲之轉故莊子外物篇與其譽堯而吠桀大宗師篇與作而

又案皇氏義疏本反作及云人若有祝鮀佞及有宋朝之美則難免今之患難也釋文本亦作及如陸氏云一本及字作反義亦通似孔注不誤矣然案孔注文義上句曰當如則下句自當作反如若作及如便不成語而及如上又加以而字更爲贅矣益皇氏亦知孔說之不可通故改字以文之陸氏所據益卽皇本義疏又云一本云反如宋朝之美也通者云佞與淫異故云反也是皇氏亦知孔注之本作反矣邢疏本正作反

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宰我以爲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所至也

濤案義疏本仁下有者字皇氏曰有人告仁者曰彼處有仁者墮井而仁者當自投入井救取之耶或問曰仁者救物一切無偏何不但云井中有人而必云有仁者耶答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雖惻隱濟物若聞惡人陷井亦不往也集注引劉聘君勉之曰仁當作人案此二說皆非也此宰我極言仁者求仁之切不僅造次顛沛雖紿以井中有仁道焉亦必從而求之故夫子以可欺不可罔答之仁下不應有者字若如孔注所云則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固不暇分仁不仁也且夫子當正告以從井不能以救人而又何欺罔之

有乎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

舊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咒誓義可疑也

濤案史記孔子世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云云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孔子因南子淫人故始不願見及以禮相答則

其辭有喜此卽與其進不與其退之義子路不知故夫子矢而告之若本不應見夫子豈枉尺而直尋者哉後人不得其說遂謂夫子欲行王道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衞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見淮南泰族篇鹽鐵論亦云孔子適衞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衞夫人子路不說此皆非聖無法安國爲孔子裔孫豈有爲其所惑而轉疑聖人之理於此益可見其僞矣

又案舊舊說也子路篇子夏爲莒父宰注鄭元引舊說曰莒父魯下邑也卽此之比義疏本作等字誤

白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言人能奉禮白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

濤案那疏引檀弓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其以乘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竟中以證古者持束脩以爲禮然弟子事師未聞以此爲禮者且大聖誨人不倦似不應計及於饋問之末後漢書延篤傳注引鄭注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又後漢馬援杜詩二傳亦以束脩爲年十五又鹽鐵論桑宏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衞蓋亦謂年十五時此必古論語家相傳舊說孔子十五志學故人十五以上皆教誨之闕黨互鄉童子皆年不及十五者鄭氏之說勝於孔注多矣

陳司敗

司敗官名也陳大夫也

濤案釋文引鄭注曰司敗人名齊大夫蓋康成以齊之陳氏

名司敗此言必有所據而今不可考矣若孔氏以司敗爲陳官名亦無所考左氏文十一年傳楚子西曰請歸死於司敗則是楚而非陳杜注云陳楚名司寇爲司敗正與此同知爲魏晉間俗說矣

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

誄禱篇名也

濤案說文言部譧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論語云禱爾於上下神祇從言㬎省聲譧或不省許君俾經皆用古文是古論語作譧周禮小宗伯禱祠於上下神祇注譧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又大祝六曰誄注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從言㬎省聲譧或不省許君俾經皆用古文是古論語作譧魯論語作譧今反作誄其爲僞作顯然矣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及也所以勸人於學也

濤案此解紆回殊甚釋文引鄭注曰穀祿也蓋古訓如是至當讀爲志言一志於學無干祿之心故爲不易得隸釋孔彪碑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正協鄭義義疏引孫綽亦云穀祿也禹吾無間然矣

言己不能復間厠於其間也

濤案間當讀爲非間之間廣雅釋言間非也方言亦云間非

也此蓋言禹之德無可非猶盡美盡善之意耳僞孔所解殊
屬紆回
今也純
純絲也
濤案釋文鄭作側基反黑繒也詩都人士正義引鄭論語注
云純讀爲緇禮記玉藻大夫純組綬注純當爲緇古文緇字
或糸旁才周禮媒氏純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衣也古緇以
才爲聲是經典緇字率誤爲純故康成以此純字爲緇字之
誤古論語字本作純故說文引論語亦作純字蓋純本訓絲
康成之意謂冕以絲爲之則不能儉於麻惟用黑繒則儉矣
此雖鄭君破讀而理實勝僞孔之訓其何氏本說文而爲之
歟
又案禮記正義曰鄭讀純爲緇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分別
而色不見者以黑色解之卽讀爲緇如論語云麻冕禮也今
也純儉稱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爲
緇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爲絲昏禮女次純衣
注云純衣絲衣如此之類是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
太宰大夫官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也
濤案釋文引鄭注曰大宰是吳大宰嚭也說苑善語篇載子
貢見大宰嚭問曰孔子何如云云是爲吳大宰之證皇氏
曰此大宰應爲吳臣魯哀公七年公會吳於鄫吳人徵百牢

使子貢辭於大宰嚭十二年公會吳師於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將此時大宰嚭問子貢也孔疑爲吳宋未分者蓋以列子仲尼篇韓非子說林篇皆有孔子見商大宰之事然與子貢無涉固不若鄭氏之說爲有徵矣又案西河毛氏曰哀六年吳侵陳亦有大宰嚭與夫差問答見檀弓是年夫子正在陳而子貢隨之所謂從我陳蔡是則此或是陳大宰亦未可知第吳大宰名嚭而檀弓陳大宰亦名嚭似乎此中有誤者若後此哀公如越季孫因大宰嚭而納賂則越亦有大宰嚭且仍是此人但此時子貢不往則此大宰應在吳不在越可知

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言天固縱之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

濤案路史後記注引尚書帝命驗姚氏縱華感樞注曰縱生也又引曰縱天縱華重華然則天縱之將聖猶言天生之大聖耳孔氏讀爲縱放之縱義轉紆回矣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也

濤案釋文空空鄭或作悾悾同音空則空空乃悾悾之省泰伯篇悾悾而不信鄭注誠慤也則此空空如亦誠慤之意蓋謂雖有鄙夫以誠相叩無不竭盡所知以告耳孔讀爲空虛之空誤矣

又案義疏引李充云日月照臨不爲愚智易光聖人善誘不爲賢鄙異教雖復鄙夫寡識而率其疑誠諮擬於聖必示之以善善惡惡之兩端已竭心以誨之也又引繆協云夫名由跡生故知從事顯無爲寂然何知之有唯其無也故能無所不應雖鄙夫誠問必爲盡其本末也曰疑誠曰誠問是李繆二家亦以空空爲誠慤那疏解爲虛心乃欲彌縫僞孔而强爲之詞也

河不出圖

河圖八卦是也

濤案八卦出於河圖而河圖非僅八卦緯候所載黃帝堯舜皆受河圖實爲帝王受命之瑞故孔子與鳳鳥不至並歎若

八卦則自庖犧以來燦然具在孔子又何必思之乎那疏曰鄭元以爲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龍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是鄭不以河圖爲八卦孔既云傷不得見又曰河圖八卦是也然則孔子不見八卦矣其訛謬有如此者

又案易乾坤鑿度曰仲尼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歎訖而後息志拾遺記曰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游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故曰鳳鳥不至文選魏武短歌行注引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翟晴江

教授灝云似孔子時不特鳳鳥至河亦嘗出圖矣故知八卦之說必不可通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言萬物有生而不育者諭人亦然也

濤案牟子理惑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禰衡顏子碑云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梁書徐勉傳子悱爲客喻云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是六朝以前人皆以此節謂爲顏子而發自必古論語家相傳舊說僞孔但云諭人亦然誤邢疏云此章亦以顏淵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蓋亦知孔說之不可從矣

衣敝縕袍

縕枲著也 也字依後漢崔實傳注引加

濤案藝文類聚人部引鄭注曰縕枲也釋文引云縕枲也乃傳寫之誤禮玉藻縕爲袍注曰縕謂今纊及舊絮也是縕乃絮而非麻列子楊朱篇常衣縕黮釋文云縕黮謂分弊麻絮之衣也蓋以絮釋縕以麻釋黮孔以縕爲枲著非是陳徵君曰漢書蒯通傳束縕請火亦以縕爲亂麻是沿孔誤

侃侃如也

侃侃和樂貌也

濤案如孔說則侃侃當讀爲衎衎說文川部侃剛直也從仜

但古文信也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則侃侃之本義爲剛直而非和樂今先進篇作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許君所稱蓋古論語竊意論語本作子路侃侃如也冉有子貢衎衎如也衎侃聲相近後人或傳寫誤易又脫衎字之中遂爲行行集解引鄭注行行剛強之貌也剛強剛直義正相近鄭氏當本作侃侃剛強之貌也平叔強改以就訛脫之經文耳後漢袁安傳閭閭衎衎隸釋唐扶頌衎衎閭閭似皆用先進篇而非用鄉黨篇何氏不察遂疑侃侃爲衎衎之假借僞撰此注誤矣

閭閭如也

閭閭中正貌

濤案說文言部閭和說而諍也從言門聲禮記玉藻二爵而言言斯注言言和敬貌正義引皇氏云言讀爲閭廣雅釋訓言言喜也是閭閭兼有和說之意孔云中正非

鞠躬如也

斂身也

濤案儀禮聘禮注引執圭節作鞠窮如也則此鞠躬亦當讀爲鞠窮鞠窮雙聲字蓋謂敬畏之狀一作鞫鞫史記魯周公世家鞫鞫如畏然集解引徐廣曰鞫鞫敬畏貌見三蒼音窮窮一作鞫鞫廣雅釋訓鞫鞫謹敬也史記韓長孺列傳贊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漢書馮奉世傳鞠躬履方三國志諸葛亮傳注鞠躬盡瘁皆當讀爲鞠窮

賈昌朝羣經音辨鞠窮容謹也音弓則宋人猶知其說葢鄉黨篇言如者皆擬議形容之詞若作斂身解卽不得言如包注執圭節曰鞠躬者敬愼之至是亦知鞠躬爲鞠窮之假借孫頤谷侍御志祖云葢鞠窮與踧踖一例若作曲身解則當云躬鞠如也方與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句法合矣

攝齊升堂

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

焦循孟子正義引劉端臨學博台拱曰孔注非也曲禮曰兩手摳衣去齊尺謂卽席也卽席必摳衣者以將就坐正義云恐衣長轉足蹋履之是也於升堂未有言摳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致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摳衣也摳謂之攐說文攐摳衣也攐謂之揭釋水揭者揭衣也則注揭也注謂褰裳也揭謂之撅內揭衣也　子事父母不涉不撅侍坐於君子暑無褰裳避不敬也獨奈何升堂見君而反以摳衣爲敬乎攝斂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爲難士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襄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攝也注云能自攝整旣醉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云斂衣也其他傳記言攝衣攝裙者非一未有爲摳衣者戰國策曰攝裙抱几旣抱几能復摳衣乎弟子職曰攝衣共盥旣兩手奉盥器不容又有兩手摳衣管晏列傳晏子慢然攝衣冠若攝爲摳衣何乃並及冠乎

復其位

來時所過位

濤案過位包注曰過君之空位則此之復位乃謂已之位而非來時所過之君位矣古君臣皆有位禮坊記朝廷有位注位朝位也爾雅中庭之左右謂之位皆統君臣而言蓋古者位立通字所立之處即謂之位周禮太僕注位立處也猶今之品級石記者恐嫌於過位之位故別之曰其位而孔猶混之其乖謬又何待辨

又案劉學博曰自入公門已下至私覿愉愉如也一節總記聘問之事復位已上通論聘享時出入升降之節執圭已下以聘享私覿分析言之邢疏誤斷爲二遂以上一節爲趨朝之容下一節爲聘問之禮案正朝在路寢門外無所謂過位升堂之事內朝在路寢庭非日接羣臣之地雖朝公族亦不升堂參驗禮文並爲乖錯聘禮記曰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覿愉愉焉入門主敬升堂主愼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注云謂聘容也足與此篇所記表裏證明鄭君注聘禮記其引論語之文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屛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則亦以爲聘問之事可知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復其位者復聘賓之位廟門之外接西塾之位也云云其說甚爲精鑿足破舊解之惑而復位之爲臣位而非君位尤顯然矣

君子不以紺緅飾

一入曰緅飾者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以衣齊服也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喪服故皆不以飾衣也

濤案考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說以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正義云三入之纁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則爲紺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緅紺緅相類之物故連文云君子不以紺緅飾也據此則緅乃五入非一入邢氏疏云孔氏云一入曰緅者未知出何書又云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則似讀緅爲縓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云云此邢氏曲爲之解緅與縓聲不相近無緣讀緅爲縓也魏晉間人好爲新說以破漢讀如漢注皆言八尺曰仞或作七尺而小爾雅云四尺曰仞小爾雅乃王肅僞撰此改五入爲一入正復相類錢辛楣少詹大昕乃謂今文論語作緅古文作縓先鄭所受論語作緅與孔本異是未免爲平叔所欺而強爲之說矣義疏亦云解者皆云孔此注誤又案愼修江氏曰紺緅皆赤黑之閒色緅又黑於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其非正色也飾必用正色如深衣篇純以繢純以青純以素是也不以紺緅爲飾猶之不以紅紫爲褻服耳緅又入黑爲緇爲元齊時服元冠元端而孔氏云齊服是誤

以紺爲元矣練衣本以一染之纁爲緣而孔氏云練服是誤以緅爲緣矣

褻裘長短右袂

私家裘長主温也短右袂便作事也

壽案說文衣部結衣長短右袂則是古論語作結衣不作褻裘玉篇結堅也廣韻亦云堅結則結訓爲堅堅衣之義不可曉段先生以爲褻之假借當是古論作結衣魯論作褻裘安國傳古論而字同魯論亦作偽不可掩之一端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

壽案劉學博曰吉月當爲告月之譌告月與齊對舉皆古禮也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何注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蓋魯君告月之日皮弁而朝于廟又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羣臣亦如其服也以上皆劉說蓋月朔謂之吉日見周禮黨正注亦謂之月吉見周禮族師注未有稱爲吉月者偽孔誤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百二十七終

曲阜孔廣牧
鎮海孫　瑛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百二十八　南菁書院

論語孔注辨僞二　嘉興沈濤西雒著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

濤案邢疏云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晉楚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以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今案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淵卒時孔子年六十一方在陳蔡矣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大夫位時而此注云時爲大夫未知有何所據也杜

預曰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後也如邢氏所說則僞孔之誤顯然然元凱解後字亦太泥從大夫後者猶言曾爲大夫耳陳恆弑君章亦云以吾從大夫之後其事在哀公十四年夫子是時去位久矣

又案西河毛氏云據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髮盡白早死家語亦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濤案家語係王肅僞撰全是剽竊史記之文此三十一歲亦必本於史記當是今本史記脫此四字耳）據史記則三十加二十九在夫子當五十九歲據家語則三十加三十一在夫子當六十一歲夫子年五十六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是年卽去位則五十九與六十一總在夫子去位之後獨是伯魚之死據史記當在夫子七十歲時距顏淵之死已九年所矣與論語所記鯉死在前不合予嘗參校諸書知其閒原有誤者顏淵之死斷不在夫子六十一時何也夫子五十六仕魯在定公十四年然仕魯去魯亦總在一年之間自此適衞適陳凡兩往返而後至於衞實爲哀公之三年是年夫子已六十矣明年自陳適蔡爲六十一又明年自蔡遷葉爲六十二又明年去葉返蔡爲六十三然而是年當陳蔡之厄爾時子路慍見子貢色作匪兒之歌獨顏淵能解之則是夫子六十三時顏子依然在也卽自是以後自楚返衞自衞返魯凡論語所記顏子言行可與世家參考者則多在夫子六十以後七十以前豈有其人已死而尙見行事且載其語言者嘗考顏淵之死公羊傳及史記世家所

載年月則實在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之際夫子是時已泣麟矣而顏淵子路同時俱死因連呼喪予祝予而有道窮之歎則是顏淵之死在夫子七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在哀公十四年非四年弟子列傳所云少孔子三十歲原是四十之誤云云其說甚辨而晰而是時並不爲魯大夫益可見僞孔之說之無徵矣

又案翟灝授云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無所記但云早耳旁考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實後伯魚死二年時當四十一而孔子言其短命者仁者宜壽雖四十亦短命耳王肅僞造家語摭拾史文於早死上妄增三十一三字知與論語牴牾更自妄注謂論語錯誤後之儒者不辨眞僞而輕信之小司馬氏注史記遂漫引其說而邢氏復轉取之以疏論語甚矣王肅僞家語之害於經者大也案此與邢氏毛氏二家之說不同皆可證僞孔時爲大夫之誤

季氏富於周公

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

濤案此周公蓋卽姬旦非春秋時王室之卿士也左氏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聚歛附益正指此事

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言我問女女無以吾長故難對也

濤案如孔注則當云毋以吾不當云毋吾以釋文以鄭本作已必古論語如是康成注雖不可考疑當作止訓蓋謂無以吾故止而不言耳何本作以當必魯論如是安國傳古論不應反同於魯非僞而何

異乎三子者之撰

撰具也爲政之具也

濤案釋文撰鄭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是孔訓爲具者非儀禮鄉飲酒禮云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是全僎本通故鄭讀僎爲詮臧在東文學庸曰異乎三子者之僎言不能如三子之善一似有不足言者故子曰何傷各言其志

誘之言也孔訓撰爲爲政之具是已未言而先輕視三子之長以自取異較之率爾之形更甚矣

又案說文言部詮具也從言全聲淮南子詮言訓高誘注曰詮就也就亦有具義詮字從全蓋卽備具之意是孔訓撰爲具亦與鄭讀未爲違失而曰爲政之具則謬矣

仁者其言也訒

訒難也

濤案說文言部訒頓也從言刃聲論語曰其言也訒是訒訓爲頓不訓爲難段先生曰頓之言鈍也釋文引鄭注曰訒不忍言也陳徵君曰蓋人有所不忍言者其詞必頓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當此時陳恆制齊

濤案左傳哀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至十四年陳恆始以執君見於經傳時爲簡公卽恆所弒則陳恆制齊在景公卒後七八年僞孔之疏若此

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實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

濤案釋文引鄭注曰片半也則孔訓猶偏者誤也韓詩外傳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此語蓋卽指此事子路剛斷明決故但發半言卽可折獄非謂聽訟不必兩造具備也子路雖明豈有聽一偏之詞而卽知獄之是非乎

又案義疏引孫綽云謂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衛聽訟者便宜以子路單辭爲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是以爲人折子路之獄其說尤非然實僞孔之說有以啟之也

先之勞之

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也

濤案釋文勞之孔如字鄭力報反是康成讀爲郊勞之勞謂勞來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蓋卽勤民之意爾雅釋詁勞孔子開居注勞勞來禮月令爲天子勞農勸民注重力來之來勤也禮記重敕之誤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師古曰力來勸勉之也呂氏孟齊民要術引今本作

春紀高注曰勞勉也先字亦當讀去聲蓋謂倡導之（周禮大司馬注先猶道也禮記郊特牲注先謂倡道之也）孔二字皆讀如字解甚紆回非也

吾黨有直躬者

直躬直身而行也

濤案釋文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是鄭不以躬爲身古弓躬通字（韓非五蠹呂氏春秋當務皆作直弓之爲躬淮南氾論訓云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人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是漢以前無不以躬爲人名者廣韻直字注又姓楚人直躬之後躬可訓身不能訓身而行曾謂棘下生而謬若此者乎）

南人有言曰

南人南國之人也

濤案禮緇衣正義云南人殷掌卜之人惟爲殷人故孔子以爲古之遺言僞孔以爲南國之人誤

亦盪舟

亦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也

濤案說文豕部豷豕息也從豕壹聲春秋傳曰生敖及豷是羿之子澆古文左傳作敖亦盪敖澆聲皆相近亦敖敖卽澆也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亦有覆舟斟鄩之語蓋卽此盪舟之事若陸地行舟於傳無徵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有陸地盪舟之語此正魏晉間人僞撰異說西京時爲得有此不根之談

乎

又案說文夰部㚔嫚也從百從夰夰亦聲虞書曰若丹朱㚔讀若傲論語㚔盪舟蓋㚔本㚔嫚正字虞書本作㚔不作傲若論語之㚔乃敖之假字許君稱書復稱論語者乃通古文假借之例故著於讀若傲之下明論語不作傲讀非謂虞書之㚔即論語之㚔也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謂尚書丹朱㚔是兩人南宮适言㚔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也是不知古文假借之例以兩㚔字并爲一讀撰此臆說殊不可從王伯厚又謂即丹朱罔水行舟之事尤屬非是丹朱豈不得其死者乎

奪伯氏駢邑三百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

濤案荀子仲尼篇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富人蓋即指伯氏然則駢邑三百乃三百社耳非三百家也史記孔子世家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則各立社左傳昭十五年書社五百注二十五家爲一社然則三百社當七千五百家僞孔之誤謬如此

又案劉迪九典簿履恂曰駢邑三百猶云駢之三百邑杜氏謂四井爲邑三百邑當一千二百井歷引左氏傳鄭伯賜子展先八邑賜子產先六邑公與免餘邑六十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與晏子耶殿其鄙六十與北郭佐邑六十以明

三百邑之非三百家其說甚辨然孫卿書明云書社三百則自以三百社爲有據又秦策云而賜之二社之地注邑皆有社二社二邑然則三百邑三百社義得相通而要之斷非三百家也

又案禮記坊記正義引鄭注云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似康成亦解爲三百家矣然經文本無家字疑鄭注祇云駢邑三百齊下大夫之制後人稱引涉孔注誤衍家字耳

子貢方人

比方人也

濤案釋文方人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是方乃謗之假字孔讀如字者非也三國志王昶傳載其戒子書曰夫毀譽愛

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愼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當如此況庸庸之德而輕毀譽哉雖兼毀譽而言然下文又云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云云則亦讀爲謗議之謗蓋古論語家相傳舊訓如是僞孔不知方言而以比方誤矣

又案孫侍御云左傳襄十四年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

異也始悟子貢謗人之義如此

下學而上達

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

濤案說苑至公篇夫子道不行退修春秋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故夫子曰不怨天云云史記孔子世家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我知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云云是此節實爲獲麟而發說苑明云上通於天而麟至則達當訓通今云上知天命誤矣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諒信也陰猶默也

濤案釋文云鄭讀禮爲梁鷁後漢張禹傳注引鄭注曰諒闇謂凶廬也則孔訓爲信默者非是禮記喪服國制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鷁之鷁謂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書無逸云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左傳正義及史記集解引鄭注諒闇轉作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是鄭注尚書論語皆同尚書大傳云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是古尚書說如此王西莊光祿鳴盛尚書後案云下云不言足矣上言信默語意複疊孔說非是馬融從之古文尚書僞本託名安國爲傳亦采論語注入之云云蓋尚未知論語孔注之亦屬僞撰而僞孔之說實本季長也

又案晉書杜預傳云元皇后崩依漢魏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盧欽問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譏其宴樂已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天子居喪齊斬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考此諸言諒闇似皆謂信默而非謂凶廬王光祿曰玩預說知梁闇乃凶廬非信默之謂誤蓋此說肇於季長而盛行於魏晉閒元凱且引以爲短喪之據康成爲季長高弟而不從之其識卓矣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

孔子去衞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

濤案此注之誤有三考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凡三去衞三適陳其厄於陳蔡者在問陳之後其過曹適宋而後至陳者在子見南子之後今并爲一談其誤一也匡乃衞地孔子初次去衞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魯之陽虎遂止拘焉今長垣縣南

三十五里匡城集卽孔子所畏之處莊子秋水篇說苑雜言記不合當是傳寫之誤余有匡城考在文集辨之甚詳　若在宋拔樹之難乃桓魋而非匡人今云遭匡人之難其誤二也世家云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聞孔子在陳蔡之閒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是絕糧乃被圍所致今云亂故乏食其誤三也史遷親從安國問故豈有作世家而與論語注違失若此者乎於此益可見其僞矣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也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末如之何也

濤案春秋繁露執贄篇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吾末如之何也矣陸賈新語愼微篇孔子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是漢人解論語從無以二語分作兩句者僞孔之誤顯然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濤案春秋定公九年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

濤案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是時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云云然則此召乃季氏召非弗擾召也左氏定十二年傳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

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是弗擾正孔子他日之所討者豈肯因其召而欲往乎翟教
授曰論語召字上原無主名舊解惟推測子路語謂是公山
氏召實大誤也揆子路語意當介介於季氏之平素劣跡而
云何必因公山氏之以從畔伐畔也上之謂往下之謂季
氏先儒承舊解謂此爲聖人體道之大權夫權之爲喻或輕
或重審物以濟變也如論季氏之平素召不當往而不狃之
罪更有重焉則不妨於應季氏此正所謂權矣若并不狃之
悖亂略不審擇則枉道而已烏得謂之權乎其說足正僞孔
之誤

佛肹召

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濤案史記孔子世家佛肹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
牟佛肹畔使人召孔子則佛肹乃范中行之邑宰非趙簡子
之邑宰也

涅而不緇

涅可以染皁言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

濤案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隸釋費鳳碑涅而不滓隸釋費鳳碑涅即泥字之別
而不滓隸續廷尉仲定碑泥而不宰即滓字是漢時引論語語之省
皆作泥而不滓與何本異然說者猶謂此皆用魯論何氏依
孔注用古論也史遷親從安國問故著書宜用古論其屈原
賈生傳云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是古論正作泥而不滓其作

涅而不緇者當是魯論平叔僞撰此注時不暇計及安國之當注古論遂望文生義不能自掩其作僞之迹矣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言不可與事君也

濤案文選東京賦注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此與皆作以蓋此與字本當作以字解下文患得患失皆言鄙夫所以不可事君之故非謂不可與鄙夫事君也孔說非是王尚書曰與猶以也易繫辭傳曰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言可以酬酢可以祐神也禮記檀弓曰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則與賓主夾之也言以賓主夾之也玉藻曰大夫有所往必與上士爲賓也言必以上士爲擯也中庸曰可與入德矣言可以入德也其說甚詳見經傳釋詞

惡徼以爲知者

徼鈔也惡鈔人之意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是已有也

濤案釋文云徼鄭本作絞古卯反中論覈辨篇引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爲辨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是論語家舊說皆讀爲絞刺之絞泰伯篇馬注曰絞絞刺也徼與絞聲相近字得相通孔訓爲鈔誤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滔滔者周流之貌也

濤案釋文曰滔滔鄭本作悠悠史記孔子世家亦作悠悠則作滔滔者非史記集解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孔注皆作悠悠

似孔本亦作悠悠者但集解作滔滔皇陸邢三本皆同恐史
選各注所引改注以就正文耳滔悠聲相近疑古論作悠悠
魯論作滔滔悠悠遠貌見詩載馳傳亦非周流之貌孔注非

植其杖而芸

植倚也除草曰芸也

濤案植其杖漢石經作置其杖古置植通字詩商頌置我鞉
鼓鄭箋置讀爲植正義曰金縢云植璧秉圭鄭注植古置字
此文亦當讀爲秉置之置孔訓爲倚則是以爲植立之植試
問除草之時其杖倚於何處乎呂氏春秋異用篇孔子弟子
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御覽服用部引作持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
兄弟不有恙乎賈子容經子貢謁孔子一段與此略同置杖作放杖可見植杖非倚杖
之證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
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

濤案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
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
海師古注卽引論語此章古今人表以摯干繚缺等八人列
於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上則亦爲殷紂時人漢書董仲舒
傳其對策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
入于河海此孟堅所本也又人表注引鄭論語注自師摯以

下八人皆周平王時人當亦古論語家相傳舊說惟僞孔以爲魯哀公時人不知所本案史記禮書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正義引論語大師摯適齊云云然史公明言受業之徒而師摯諸人皆樂官非孔門弟子且孔子學琴于師襄更不得謂之受業之徒張氏之說實爲無據何氏當亦因此數語而僞撰此注耳

又案泰伯篇師摯之亂鄭注師摯魯大師名也此當別一師摯蓋卽子與語樂之人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讀春秋厤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此師摯亦卽泰伯篇之師摯蓋古人藝之同者名率相同如善射者皆名羿技巧者皆名班師摯師襄當亦類是僞孔不知而疑爲一人誤矣

君子不施其親

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

濤案施釋文作弛云舊音絁又詩紙反又詩豉反孔云以支反一音敕紙反落也本今作施古施弛通字周禮遂人與其施舍注施讀爲弛禮記孔子閒居引詩弛此文德注弛施也大弛訓爲易見爾雅釋詁然此弛字當訓爲廢爲舍爲棄不當訓爲易不施其親猶言不棄其親耳禮記坊記注弛猶棄忘也文選西征賦注引漢書韋昭注漢書武帝紀引如淳注宣帝紀引李奇注皆云弛廢也左氏昭十四年傳乃施那侯正

義曰晉語說此事云乃施邢侯氏孔晁云廢其族也廣雅釋詁弛舍也又云施置也置亦廢也玉林臧氏云不施其親亦當解作廢意孔注作如字讀蓋不知爲假借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閑猶法也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濤案春秋繁露玉英篇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尙歸之以奉鉅經耳韓詩外傳孔子遭程木子於剡之閒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儀禮有士相見禮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西漢人解此出入皆爲反經合道之謂僞孔所詮殊爲膚淺

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文也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也

濤案此注之誤有三履爲湯名雖見白虎通姓名篇然攷史記殷本紀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是湯名天乙不名履易乾鑿度云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湯元孫之孫也元孫五世之末外紀恩矣同日以乙天之錫命疏可同名又云易之帝乙爲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功則天乙乃湯名非廟主史記索隱引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

曰天乙今云履殷湯名其誤一也墨子兼愛篇云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卽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云云是墨子所引乃湯說非湯誓雖余一人有辠四方語國語引作湯誓而與墨翟書無涉今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其誤二也又墨子引此文尙有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十六字下文又云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卽此湯兼也呂氏春秋季秋紀亦云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于桑林曰子一人有罪云云則此實成湯禱旱之詞今云伐桀告天之辭其誤三也又書湯誥正義引鄭論語注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于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皇天大帝之牡國語皇天

嘉禹胙以天辠注引論語帝臣不蔽二語詩閟宮正義論語曰皇皇后帝論語說舜受終文祖宜總祭五帝也是皆與鄭說相同蓋此本舜命禹之詞湯復用之以禱旱耳惟白虎通三正篇云論語曰予小子履云云此湯伐桀告天以夏之牡也實爲僞孔此注所本然虎觀諸儒論多同異固不若鄭說之可據宋文鑑趙普論彗星疏引尙書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堯當爲舜字之誤是宋初猶有用其說者益見皇邢諸家之識之陋矣

又案梅賾僞古文尙書以此數語采入湯誥彼傳與此注不同閻潛邱王光祿皆據此注以爲梅氏作僞之證或謂彼傳爲僞僞則此注宜若爲眞不知書傳係梅賾僞撰論語注係何

晏僞撰各不相謀是以彼此不同而其爲作僞則一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

濤案墨子兼愛篇昔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足以祗商夏蠻夷醜貊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眾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其予一人韓詩外傳淮南主術訓與說苑同尚書大傳作無故無新惟仁之親餘文俱同雖或以爲武王語或以爲周公語而皆在武王時是安得指周親爲管蔡乎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命謂窮達之分也

濤案韓詩外傳云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漢書董仲舒傳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樂善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則西京論語家舊說皆以知命爲樂天知命及夫子五十知天命之命孔云窮達之分淺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百二十八終

曲阜孔廣譽校
鎮海孫瑛校

國語發正一

錢唐汪遠孫小米著

周語上

穆王解穆王周康王之子穆王滿也

詩民勞孔疏及禮記郊特牲孔疏引世本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案韋宏嗣自敘云以世本考其流則韋解多出世本矣史記集解序索隱曰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錄黃帝已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漢書藝文志云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

犬戎解犬戎西戎之別名也在荒服之中

漢書匈奴傳顏注引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爲犬戎見大荒北經史記匈奴傳索隱引賈逵云犬夷戎之別種也疑是此注祭公謀父解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也爲王卿士謀父字也傳曰凡蔣邘茅胙祭周公之胤矣

說文鄐周邑也穆天子傳鄐父郭璞注云鄐父公謀父鄐正字祭假借字逸周書祭公解孔晁注謀父祭公名案韋以爲字非也祭地不詳所在春秋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以爲寰內諸侯蓋是謀父之後本封已絕食采東都仍其舊稱耳引傳者僖二十四年內傳文

觀則玩玩則無震解玩黷也震懼也

遠孫案震亦威也對上動則威而言說苑指武篇兵不可玩玩則無威正用外傳內傳文六年其子何震之有賈逵注云震威也賈注見史記晉世家集解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解懿美也肆陳也于於也時是也夏大也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德德字衍於是夏而歌之樂章大者曰夏允信也信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

夏大周頌毛傳文言武王以下皆用鄭箋義　余友長洲陳氏奐曰下文傳云故能保世以滋大保世釋允王保之句滋大釋肆于時夏句內傳宣十二年引此詩釋之云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又云暴而不戢安能保大訓夏爲大內外傳皆同韋解既本毛傳而又從鄭箋以夏爲九夏之夏失之凡毛公

作詩傳多本內外傳鄭箋不然而韋宏嗣從鄭箋義

懋正其德而厚其性解性情性也

江都汪氏中曰性與生通內傳曰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知新記

阜其財求

求古賅字賅亦財也馬融本呂刑惟求云有求請賅也釋文此

古求賅相通之證漢書辟宣傳賅客楊明蕭該音義引韋昭

注云貨財以有求於人曰賅是賅有用財之義財賅與下器

用作對文韋不解求字器爲兵甲用爲耒耜之屬俱失之

昔我先王世后稷解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

窋也

遠孫案不窋非棄之子譙周史記索隱孔穎達詩疏已規其謬今更

列四證以明之史記劉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

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漢書及新序善謀下篇同世

本周紀后稷至公劉僅四世劉敬漢初人其言十餘世必有

所據此一證也史記匈奴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

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

岐下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漢書同亦以公劉

當夏后之末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據漢書律厤志斷

不止后稷不窋鞠三世此二證也列女傳棄母姜嫄傳其後

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爲天子其曰世世斷非傳子而止

此三證也海內經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路史發揮引夏

氏之書云帝俊帝嚳生稷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與山海經合周家雖譜牒散亡台璽叔均其軼猶見於他說此四證也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解棄廢也衰謂啟子大康廢稷之官不復務農也

棄與不窋遠孫既斷其非父子矣夏之衰亦不當是大康蓋謂孔甲時也史記夏本紀帝孔甲立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國語亦言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劉敬言公劉避桀公劉是不窋之孫桀是孔甲曾孫時代正合

而自竄于戎狄之間解棄封棄於邰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北近狄也

陳氏奐曰韋說誤也傳言失官非遷國官王官也夏政衰不

務稷故不窋失王官而歸處於邰邰在今陝西乾州武功縣南古戎狄地故云竄於戎狄之間詩公劉傳公劉居於邰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于豳白虎通義京師篇后稷封於邰公劉去邰之邠是自邰遷邠者乃公劉非不窋也詩公劉六章章章可攷矣案詩豳譜正義云不窋之時已竄豳地尚往來邰國至公劉而盡以邰民遷之亦不得其解而從爲之辭也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元和郡縣志不窋墓在慶州順化縣（弘化縣至德元年改）東二里慶州漢北地郡今甘肅慶陽府地陳氏奐曰括地郡縣皆不得其實左傳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詹

言在夏爲后稷之官地不及豳岐之北至夏末商初公劉始
敀豳土尙在涇水之南豈不窎已有城墓於涇北數百里外
乎此皆好事者爲之也

以致戎于商牧（解）牧商郊牧野

續漢書郡國志朝歌南有牧野去縣十七里疑十七當作七
十紂都朝歌牧南郊地名也郊外曰野說文云坶朝歌南七
十里地水經淸水注自朝歌以南南暨淸水土地平衍據皋
跨澤悉坶野矣牧坶古通用

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解）邦內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商頌曰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京邑在其中央故
夏書曰五百里甸服則古今同矣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自

商以前幷畿內爲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畿
內畿依公序本更制天下爲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曰
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今謀父諫穆王稱先王之制猶以王畿
爲甸服者甸古名世俗所習也故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
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是也周禮亦以蠻服爲要
服足以相況也

禹貢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鄭注云五百里一服者是堯
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
逸周書王會解方千里之內爲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爲要服
方三千里之內爲荒服孔晁注云此服名因於殷非周制也
案比服總謂侯服綏服比近也言服之近者知自商以前服

數與名同矣云武王周公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爲九
服者周禮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鄭注尚書又云堯時土廣五千里
禹弼成五服土廣萬里甸服比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
里之內侯服於周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
於周爲采服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於周爲蠻服
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爲鎮服其弼當蕃服
在五千里之內云周禮亦以蠻服爲要服者見大行人職鄭

汪云要服蠻服也

邦外侯服解邦外邦畿之外也方五百里之地謂之侯服侯服
侯圻也言諸侯之近者歲一來見也

書禹貢某氏傳侯侯也斥侯而服事圻周禮大司馬作畿古
字通用

侯衛賓服解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
圻其間凡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
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也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
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書康誥曰侯
甸男采衛是也凡此服數諸家之說皆紛錯不同唯賈君近之

賓服禹貢作綏服孔疏云綏者據諸侯安王爲名賓者據王

敬諸侯爲名又引韋昭云以文武教衞爲安王賓之因以名
服與今本國語注不同
夷蠻要服解蠻蠻圻夷夷圻也周禮衞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
三千五百里九州之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禮行人職衞
圻之外謂之要服此言夷蠻要服則夷圻朝貢或與蠻圻同也
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也元明諸本皆作蠻夷
鄭注尚書云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
是九州之內也周禮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鄭注云九
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是知蠻服是九州之界矣某氏傳
云要束以文教
戎狄荒服解戎狄去王城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也四千五百

里爲鎮圻五千里爲蕃圻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狄同俗
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
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馬融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漢
書蕭望之傳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蓋卽引謀父
之言師古以爲逸書也
侯服者祀解供月祀也堯舜及周侯服皆歲見也
書堯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
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禮王制
注兩言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如鄭之言堯舜時諸侯皆歲一
見唐虞萬國遠近不同每歲來朝不幾國君道長乎韋說唐
虞之制亦惟侯服歲見賓要荒但引周禮而不及唐虞蓋無

文以明之

日祭解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

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禘於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謹案叔孫通有日祭之禮自古而然也祭法疏此經祖禰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禰非鄭義故異義駁鄭所不用遠孫案鄭駁今無可攷韋云謂上食幷舉漢法以況之漢書韋玄成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上食雖是寢園閒祀然漢去古未遠叔孫造禮多本周制是周自有日祭之禮未可據祭法以難外傳也

終王解終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卽位而來見

漢書韋玄成傳劉歆引外傳而釋之云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通典禮九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云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愼稱舊說云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大廟以致新死者也韋解皆本劉歆獨不及大禘者以下文云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故兼戎狄卽位來見言之此五句皆說祭祀韋不言大禘稍失之疎

犬戎樹惇解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

韋氏訓樹爲立立惇二字文不成義復增性字以解之舊音云鄯州界外羌中見有樹惇嵏是犬戎主名其說是矣而亦不了故宋公序詆爲臆說北史史甯傳甯謂突厥木汗曰樹

敦賀眞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
此上策也新唐書王難得傳從哥舒翰擊吐蕃拔樹惇城樹
惇城吐谷渾舊都益周時犬戎樹惇所居因以爲名今在甘
肅西寧府西曼頭山北
恭王游於涇上解恭王穆王之子恭王伊扈也涇水名詩民勞
疏引世本云穆王生共王史記周本紀共王繄扈索隱云系
本作伊扈世作系避唐諱
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涇陽幷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
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詩郇風疏引鄭注
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此鄭從東漢志也六百當是六十之誤陳奐說
密康公從解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

韋意以文王伐密乃滅密耳故以恭王時之密爲姬姓辯見

下

有三女奔之解三女同姓也
姓之言生也同姓猶言同產矣
女三爲粲解粲美貌也
說文三女爲奴奴美也奴正字粲假借字
王御不參一族解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父子也故取異姓以
備三不參一族也公序本父子上有一字異姓公作姪娣一族下有之女二字
公羊莊十九年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
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白虎通義嫁娶篇不娶兩娣
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蓋姓者生也非一人所

生故曰異姓此正對上注同姓而言舊音出姪娣二字蓋由不曉異姓之義而改之史記集解與今本韋注同亦後人依公序本國語所改

一年王滅密解密今安定陰密縣是也近涇

案密有二姬姓者在河南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密故國臣瓚注密姬姓之國見世本今在河南開封府密縣東七十里姞姓者在安定地理志安定郡陰密詩密人國亦稱密須內傳昭十五年密須之鼓杜注密須姞姓國在安定陰密縣通志氏族略密須氏世本商時姞姓之國涇州靈臺有密康公墓今在甘肅平涼府靈臺縣西五十里據此則安定之密姞姓非姬姓也周語中云密須由伯姞伯姞蓋三女中一人亦以嬪姓致亡應劭注地理志以河南之密爲姞姓誤與韋同史記齊世家索隱云密須姞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別亦踵宏嗣之誤

厲王虐解厲王恭王之曾孫夷王之子厲王胡也

詩民勞疏引世本云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王禮記郊特牲疏引以夷王爲懿王子史記周本紀與禮記疏同

邵公解邵公邵康公之孫穆公虎也公序本孫作後

詩江漢疏引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民勞疏引服虔注內傳同

得衞巫使監謗者解衞巫衞國之巫也監察也以巫有神靈有

諭必知之以巫依公序本

說文靈巫以玉事神或从巫作靈楚辭九歌王逸注楚人謂巫爲靈子

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解獻詩以風也列士上士也

說苑臣術篇三公者所以參王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列士統上士中士下士言之位有三等故曰列士韋專屬上士非也又見魯語內傳襄十四年疏引韋昭云公以下至上士各獻諷諫之詩與今本文異

瞽獻曲解無目曰瞽瞽樂師曲樂曲也

周禮春官序官鄭司農注無目朕謂之瞽有目無眸子謂之矇有目朕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瞽樂師謂大師也周語下注瞽樂大師周禮大史鄭注云瞽卽大師大師瞽官之長

詩園有桃毛傳曲合樂曰歌初學記引韓詩章句云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是樂必有曲也

史獻書解史外史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注周禮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

瞍賦解無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

漢書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

矇誦解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弦歌諷誦謂箴諫之語也

周禮瞽矇掌播鼗柷敔簫管弦歌諷誦詩鄭注諷誦詩謂
闇讀之不依詠也鄭司農云諷誦詩主誦詩以刺君過故國
語曰瞍賦矇誦謂詩也內傳工誦箴諫杜注工樂人也故韋
以爲誦箴諫之語詩亦是箴諫司農與韋語異而義同也
親戚補察解補補過察察政也傳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
以補察其過也
歸安董氏增齡曰史記宋世家箕子者紂親戚也王子比干
者亦紂之親戚也索隱馬融王肅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
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漢書吳王濞傳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
輔親戚使至吳張守節曰言親戚補王過失及察是非也則
親戚爲王同宗諸臣故得補袞職而察庶政也國語正義

耆艾修之解耆艾師傅也師傅修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也
禮記曲禮五十曰艾六十曰耆逸周書謚法解保民耆艾曰
胡曾子疾病篇年饒耆艾雖欲弟誰爲弟爾雅釋詁耆艾長
也是耆艾者長老之通釋荀子致士篇耆艾而信可以爲師
故云耆艾師傅也　高郵王氏念孫曰師傅職當匡君非徒
修瞽史之教以聞而已也修之謂修飾之也之字指王而言
非指瞽史之教而言國語述聞
三年乃流王於彘解彘晉地漢爲縣屬河東今曰永安漢書地
理志河東郡彘周厲王所奔應劭注云順帝改曰永安郡國
志永安故彘陽嘉二年更名方輿紀要平陽府趙城縣今屬霍州
漢彘縣地

榮夷公解榮國名夷謚也

書序王俾榮伯馬融注云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是榮爲周同姓之國矣　夷公名終見墨子所染篇呂氏春秋當染篇

芮良夫解芮良夫周大夫芮伯也

書旅巢命序疏引世本云芮姬姓

其歸鮮矣解鮮寡也歸附周者鮮矣

高郵王氏引之曰歸終也其歸鮮矣言厲王之必不能終也上文王能久乎是其證韋注失之僖七年左傳齊管仲諫桓公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宣十一年傳楚申叔時諫莊王曰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歸與終本同義

述聞通說歸字下

虢文公解賈侍中云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爲王卿士昭謂虢叔之後西虢也及宣王都鎬在畿內也

丙傳僖五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孔疏引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號公是也漢書地理志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東虢今開封府氾水縣西虢在今鳳翔府寶雞縣東六十里案韋以畿內諸侯入爲天子卿士故虢文公爲西虢不從賈說其實東虢亦在東都畿內宣王時仲山甫樊侯亦以東都畿內諸侯入爲天子卿士者也

穆爲大官解民之大事在農故穆之職爲大官也

大官當爲天官涉注文大事而誤賈公彥周禮疏序天官穆也又引堯典鄭注穆棄也初堯天官爲穆太平御覽百穀部

四引鄭氏婚禮謁文讚曰稷爲天官書辨典疏引國語作稷爲天官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二引惟一處作天官餘亦皆誤作大官

農祥晨正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也

韋本唐固說周語下注祥猶象也房星晨正而農事起故謂之農祥義同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注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張以天田爲農祥龍星夏見與此農祥異也

日月底于天廟解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也

史記天官書營室爲清廟索隱引元命包云營室十星開元占經北方七宿占引聖洽符云營室主士天子廟士字疑誤淮南天文訓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

土乃脈發解脈理也農書曰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春上脫孟字橛當作撅

禮記月令鄭注引農書同孔疏云按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九家百一十四篇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氾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鄭所引農書先師以爲氾勝之書也漢書注氾音汎成帝時爲議郎使教田三輔也土長冒橛者謂置橛以候土土長冒橛陳根朽爛可拔而去之耕者急速開發其地也

案拔與芟同說文芟字注芟艸根也春艸根枯引之而發土爲撥故爲之芟

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解先立春日也初吉二月朔日也詩云二月初吉周禮大宰正月之吉鄭注吉謂朔日引詩者小明文毛傳云初吉朔日也王氏引之曰今謂先立春之九日初吉則謂立春之日也立春多在正月上旬故謂之初吉韋解非是下文距今九日土其俱動正謂九日後立春土乃脈發耳何待二月乎通說上

命農大夫解農大夫田畯也

詩七月田畯至喜毛傳云田畯田大夫也爾雅畯農夫也詩疏引孫炎云農夫田官也畯是官名大夫是爵號周人尤重農事故特爵爲大夫也

百官御事解御治也

陳氏奐曰御事爲治事之官尚書牧誓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孔傳云治事三卿大誥酒誥梓材召誥雒誥等篇言御事皆爲治事之官

王乃淈濯饗醴解淈沃也

士虞禮淈尸盥內則淈鬠淈母考工記鍾氏淈而漬之鄭注並云淈沃也

鬱人薦鬯解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齊鬯也

說文鬱芳艸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鄭司農注鬱人同詩江漢傳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是鬯爲和鬱之酒也　陳氏奐曰薦鬯鬯爲和鬱之酒故江漢毛傳及鬯人先鄭注皆以鬯爲香草康成泥周人鬯鬱分官和香草者爲鬱鬯不和者爲秬鬯非是

犧人薦醴解犧人司尊掌共酒醴尊俗作樽

周禮司尊彝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注獻讀爲犧犧尊爲六尊之首故謂司尊爲犧人犧音素何反補音許宜反非也

王耕一墢班三之解班次也王耕一墢一耦之發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發深尺謂之墢深尺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卿九大夫二十七也

公序本一墢下解有一墢一耜之墢也王無耦以一耜耕十四字無王耕至深尺二十五字案公序本是也補音注一耜詳里反文選藉田賦注太平御覽資產部二引皆作一耜詩載芟疏及御覽又引王無耦以一耦耕句是唐時本如此舊音及北堂書鈔引賈逵云一發一耜之發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發深尺賈意一耜所發之土謂之發廣五寸深尺二耜爲耦四字連文引之非謂二發爲一耦之發也與考工記匠人徹有不同說文耦下云耒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坡下云一畝土謂之坡畝即耜也坡正字發伐假借字墢俗字字異而義同許君多本師說足證賈注之義韋意與賈同但無耜廣五寸數語此本後人取賈注羼入韋注復據考工記改

注文又以文義牴牾改一耜爲一耦刪去王無耦以一耜耕七字耳

庶人終于千畝(解)終盡耕之也

周禮甸師鄭注庶人終于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賈疏云鄭解周語庶人者謂此序官徒三百人案韋解上文庶民甸師氏所掌之民主耕耨王之藉田者亦本鄭說也

農師一之(解)農師上士也

夏小正農率均田鄭注月令引之釋文率所類反謂田正孔疏農率田畯也據此師疑帥字之譌帥率古通用

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解)用謂田器也

汪氏中曰用猶用是也注非知新記

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詩祈父疏引孔晁云宣王不耕藉田神怒民困爲戎所伐戰于近郊漢書西域傳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是宣王時王畿近地已爲戎狄所薦居孔以千畝爲近郊其說近是史記趙世家周宣王時伐戎及千畝戰奄父脫王正義引括地志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王自伐戎而遠戰于晉地必不然矣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解)武公伯禽之玄孫獻公之子武公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

禮記明堂位疏引世本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弗生獻公具生武公敖宋公序補音云史記魯世家宣王立戲爲魯太

子戲立是爲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自立據史記則伯御乃括之子明矣班固人物表伯御魯懿公兄子與史記合疑韋注失之案宋說是也漢書律厤志引世家懿公卽位九年兄子柏御立柏御世家卽位十一年叔父孝公稱立列女傳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皆以伯御爲括子

樊仲山父解仲山父王卿士食采於樊

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修武陽樊劉昭引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案國語云陽有樊仲之官守焉陽內傳作陽樊今河南濟源縣地在周東都畿內仲山父所封之地在此此封邑非采地韋云食采於樊恐未是或謂王卿士無有侯爵不以東都之侯爲王卿士食采當在西都畿內說者遂以漢杜縣之樊鄉爲仲山父所封此一誤也見方輿紀要漢書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就封於齊鄧展晉灼竝以爲韓詩韓詩以詩之徂齊爲封齊說者遂以漢樊縣城在兗州瑕邱縣西南者爲仲山甫所封之樊國此又一誤也見史記周紀正義引括地志樊內傳一曰南陽說者遂誤爲漢之南陽郡故以樊城在今湖北襄陽縣境者爲仲山甫封國焉此又一誤也見水經注及比水注引司馬彪說諸說皆不足據當以服子愼爲定論

能導訓諸侯者

訓當讀爲順史記作道順

魯侯孝

逸周書謚法解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協時肇享曰
孝秉德不回曰孝是則孝者善德之通稱下文肅恭明神數
語皆其孝也

而敬事耆老解耆凍梨也

士冠禮鄭注云耆凍梨也此韋注所本說文耆老人面凍黎
若垢孫炎爾雅注耆面凍梨色如浮垢孫注見詩南山有臺疏方言梨
老也燕代之北鄙曰梨梨卽黎之假借釋名以爲如凍梨色
非也

而咨於故實解故實故事之是者

爾雅釋詁寔是也春秋桓六年寔來穀梁傳云寔來者是來
也實與寔通史記作固實古字通用

乃命魯孝公於夷宮解命爲侯伯也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
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

詩民勞疏引世本夷王生厲王宣王厲王之子故云宣王祖
父夷王廟禮記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
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解喪亡也敗于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江
漢之閒也故詩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遠孫案南國之師決非姜氏之戎括地志以千畝爲近太原
誤本於此而韋解亦以此致誤

乃料民於大原解料數也大原地名也

戰國秦策王之料天下過矣高誘注料數也吳子圖國篇武

侯問料人之道起對曰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强國之君必料其民蓋五霸皆用此法而實自宣王創之

詩六月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傳箋不言所在采薇序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玁狁北狄追奔逐北自應向北而去大原當在周之北境宣王料民亦以其地近邊而爲之備此與詩之大原自是一地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遷戎於大原夷王命虢公伐大原之戎至於俞泉章懷注見竹書紀年然則大原蓋在雁州之北而近西者漢書賈捐之傳秦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大原秦亦都關中故以大原爲北朱子以爲今大原府陽曲縣誤矣顧炎武日知錄謂卽今之平涼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然以原州卽大原因詩取名亦未敢信其必然也休寧戴氏震毛鄭詩考正曰大原漢安定郡高平今平涼府固原州閻百詩潛邱劄記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鎬等三地名皆在雁州大原亦卽在雁州必非周幷州之大原也若是晉陽已封叔虞爲侯國天子豈得料其民乎仲山父諫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以寡少諸侯避之其非屬衛侯之地可知

司商協民姓解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明道本脫始字生作姓

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引易是類謀曰黃帝吹律以定姓又引白虎通義姓名篇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

姓以記其族人舍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
襍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潛夫
論卜列篇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王也大皞木精
承歲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角神農火精承熒惑而王夫其
子孫咸當爲徵黃帝土精承鎮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宮少
皞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商顓頊水精承辰而
王夫其子孫咸當爲羽雖號百變音行不易論衡實知篇孔
子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漢書京房傳房本姓李推
律自定爲京氏是以律推姓漢時尚有其法也

牧協職解周禮牧人掌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也

周禮地官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鄭
注職讀爲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春
官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注職讀爲樴可以
繫牲者此樴人謂充人及監門人案國語職字當讀與周禮
同協職者合其樴杙之數也

蒐于農隙獮於既烝狩於畢時解春田曰蒐秋田曰獮冬田曰
狩

四時田獵之名周禮大司馬春蒐田夏苗田秋獮田冬狩田
內傳隱五年及爾雅竝同此不言夏者禮記王制天子諸侯
無事則歲三田鄭注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孔疏云夏不
田春秋緯運斗樞文公羊桓四年傳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何休注云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

伯陽父解伯陽父周大夫也

誤與韋同

過其地韋云出於岐山殆致之不審也高誘注淮南本經訓

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渭水尚逕岐山縣界涇洛幷不

入河者由渭以達河也岐山地理志在右扶風美陽西北今

南流入渭獵山或卽白於山之異名竝與地理志合歸德言

渭淮南墜形訓洛出獵山高注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

云洛出懷德西山經白於之山洛水出於其陽而東流注于

夷中入河左馮翊襄德洛水東南入渭周禮職方氏鄭注亦

西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隴西郡首陽鳥鼠同穴山在

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北地郡歸德洛水出北蠻

三川爲涇渭洛者竹書幽王二年涇渭洛竭杜預注內傳二

十二年徐廣注史記皆同韋說地理志安定郡涇陽幷頭山在

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稺故於苑囿中取之說苑脩文篇苗

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留守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

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

應天而況人乎哉其三時之名與禮不合葢傳聞之異夏不

耨穫亦於籍解言王亦至於籍考課之山父亦止言三時也

孟子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考課卽省斂也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解三川涇渭洛出於岐山也

漢書五行志周三川皆震劉向以爲金木水火沴土者也知

三川爲涇渭洛者竹書幽王二年涇渭洛竭杜預注內傳二

十二年徐廣注史記皆同韋說地理志安定郡涇陽幷頭山在

史記周本紀幽王以褒姒爲后大史伯陽曰禍成矣五行志服虔注亦云周太史唐固以爲老子老子與孔子同時幽王二年至孔子卒三百餘年斷非一人張守節正義已辨之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解烝升也

烝漢書五行志作升

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解鎮爲陰所鎮笁也

鎮五行志作塡應劭注云失其所失其道也塡陰爲陰所塡不得升也一切經音義二十四引倉頡篇云壓鎮也笁也

昔伊洛竭而夏亡解伊出熊耳洛出冢嶺禹都陽城伊洛所近

伊出熊耳洛出冢嶺漢書地理志文禹都陽城世本文見地理志

臣瓚注 竹書紀年帝癸元年帝卽位居斟鄩十三年遷于河南漢書地理志臣瓚注云汲起對魏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本史記吳起傳河南城爲值之又周書度邑篇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今逸周書文小異有夏之居卽河南是也臣瓚注見北海郡平壽下然則桀所都蓋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書序僞孔傳謂桀都安邑非也此余同年生金氏鶚說未引瓚注爲證見禮說求古錄水經伊水過伊闕中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於洛洛水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於河蓋桀時正都其地故云伊洛竭而夏亡伊洛竭是桀時事金氏鶚云竹書伊洛竭紀於十年在遷于河南之前後人編輯之誤何以遠溯禹都乎

五行志劉向以爲陽失在陰者謂火氣來煎枯水故川竭

樂及徧舞解徧舞六代之樂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簫
韶禹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也

史記周本紀集解引賈逵內傳注徧舞皆六代之樂也賈注
外傳當亦與韋此說同

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解不舉樂也

周禮膳夫注殺牲盛饌曰舉鄭司農引春秋傳曰司寇行戮
君爲之不舉是先鄭解內外傳以不舉爲去盛饌而杜元凱
襲之韓非子五蠹篇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漢書五行志
下之下引左氏說曰不舉去樂也蓋古說相傳如此上云樂及
徧舞下云樂禍此句當指不舉樂言未必鄭是而韋非也

融降于崇山解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
詩崧高維嶽禮記引作嵩高嵩崧不見於說文古祇作崇字
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崇高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古
文以崇高爲外方山也東觀漢紀靈帝熹平四年堂谿典上
言復崇高山爲嵩高山是漢時已別崇嵩爲二字矣地理志
臣瓚志引世本禹都陽城陽城縣以山得名屬潁川郡後漢
省崇高入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古陽城也嵩山在縣北十
里

回祿信於聆隧解回祿火神再宿爲信聆隧地名也

墨子非攻下篇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閒西北之隅湯奉桀
眾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薛盖即此事畢刻本隆疑作降王氏念
孫曰古者降與隆通不煩改字王說見墨子穪志穧降播種條下

夷羊在牧解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也

韋注本賈　淮南本經訓高注云夷羊土神殷之將亡見於商郊牧野之地

鶯鶯鳴於岐山解三君云鶯鶯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脊乎

說文鶯鶯鳳屬神鳥也引此國語文與三君說稍異

杜伯射王於鄗解鄗京也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也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也

漢書地理志京兆尹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

所墨子明鬼下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疑韋卽據此爲說

涇胡氏承珙曰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此圃字當作圃圃卽圃田卽敖鄗韋以鄗爲鄗京誤矣毛詩後箋車攻篇

昭王娶於房曰房后解房國名

內傳昭十三年楚靈王遷房于荊杜注房故諸侯汝南有吳

防縣卽防國房防古字通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吳房孟康注本房子國楚靈王遷房于楚吳王闔閭弟夫槩奔楚楚封于此爲堂谿氏以封吳故曰吳房無錫顧氏棟高春秋列國爵姓存滅表不言房爲何姓攷竹書成王三十三年命王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祈歸于宗周唐書宰相世系表房氏出自祁姓舜封堯子丹朱於房廣韵房字注堯子丹朱舜封爲房邑矣通志氏族略房氏祁姓舜封堯子丹朱於房今蔡州遂平故吳房縣据此則房固丹朱之後也下注云狸姓丹朱之後古籍無徵不知起自何時耳

淫而得神是謂貪禍解以貪取禍也

釋名貪探也爾雅探取也是貪有取義韋注非是

昔堯臨民以五解五五年一巡守也

王肅序家語曰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此是古注韋氏所本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帥傅氏解傅氏狸姓也在周爲傅氏

潛夫論志氏姓帝堯之後有狸氏傅氏意林引楊泉物理論曰傅氏之先出自陶唐傳說之後

玉邕解玉邕邕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也

春官大宗伯沚玉邕與此玉邕同鄭注玉禮神之玉也鄭以玉邕爲二事王氏引之剏鄭說見周禮述聞

以逞其違解違邪也

違與回古字通書靖言庸違內傳文十八年作回小雅小旻在余一人

鼓鐘篇毛傳竝云回邪也

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羣書治要載尸子綽子篇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罪朕身受之論語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今墨子兼愛下篇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竝與此所引微異

在盤庚曰國之臧則惟余一人是有逸罰今書兩國字作邦陽湖孫氏星衍曰後人疑國爲漢人避諱字改之　逸今書作佚二字古通釋言郭注引亦作逸

考中度衷忠也解忠恕也

曾子大孝篇忠者中此者也周禮大司樂中和祇庸孝友鄭注云中猶忠也

有朝日夕月解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尚書大傳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所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大戴禮保傅篇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又公冠篇以正月朔日迎日于東郊春秋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由此言之朝日夕月不定在春分秋分矣

大夫士日昳位著以儆其官解中庭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

著也

韋注本爾雅釋宮文今作宁　王氏念孫曰此著謂臣之著也昭十一年左傳朝有著定杜注曰著定朝內列位常處十二年傳曰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十六年傳曰其祭在廟已有著位竝與此同義韋注位是而著則非也述聞

猶有散遷懈慢

詩巷伯毛傳云遷去也

館諸宗廟解館舍也舍於宗廟尊王命也

聘禮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鄭注云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太尊也此侯國相聘之禮王使尊故館諸宗廟

樹於有禮艾人必豐解樹種也艾報也豐厚也

臨海洪氏頤煊曰艾當作刈離騷願竢時乎吾將刈王逸注云刈穫也言樹於有禮其穫人必多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百二十九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國語發正二 錢唐汪遠孫小米著

周語中

襄王十三年解襄王十三年魯僖之二十年也下事見二十四年

丙傳鄭伐滑一在僖二十年一在僖二十四年此是二十四年事襄王之十七年也外傳蓋合二事爲一史記周本紀亦沿外傳之誤

是以小怨置大德也解置廢也

公羊宣八年傳廢其無聲者何注云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此云置廢也彼此互訓

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解)摯疇二國任姓

詩大明篤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於周是以摯爲商畿內國說文汝南平輿有摯亭劉昭注續漢志引作摯蓋古摯國地摯摯古通用　鄭語依緜歷華詩譜緜作疇然則疇亦濟洛河潁四水閒國去摯不遠

杞繒由大姒(解)杞繒二國姒姓

通志氏族略二鄫亦作繒姒姓子爵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方輿紀要云今兗州府嶧縣東有鄫城

昔隋之亡也由仲任(解)隋妘姓之國取仲任氏之女爲隋夫人

潛夫論志氏姓鄅取仲任爲妻貪冒愛恡蔑賢簡能是用亡邦

密須由伯姞(解)伯姞密須之女也傳曰密須之鼓鬬鞏之甲此則文王所滅而獲鼓甲也大雅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不由嫁女而亡世本云密須姞姓

案密須滅於恭王不滅於文王也密須姞姓取伯姞卽指同姓三女奔之事與鄫由叔妘聃由鄭姬皆是取同姓以致滅亡一例韋云不由嫁女而亡大謬

聃由鄭姬(解)聃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

杜注左傳不言聃國孔疏亦云地闕(僖二十四)史記索隱或作揖莊十八年楚克權遷於揖處杜注楚地南郡編縣有揖口城爲季載之國文昭十六季載最少不應遠封荊楚小司馬之言恐未然也

王而蔑之解蔑小也

方言小江淮陳楚之內謂之蔑法言學行篇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眾說之小也是蔑與小同義

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解書逸書也若猶乃也濟成也

小爾雅廣言云若乃也僞古文作其乃有濟濟成釋言文

請隧焉解賈侍中云隧王之葬禮開地通路曰隧昭謂隧六隧也周禮天子遠郊之地有六鄉則六軍之士也外有六隧掌供王之貢賦唯天子有隧諸侯則無也

賈誼新書審微篇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後漢書趙咨傳咨遺書勑子胄曰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終使晉侯請隧秦伯殉葬張衡思玄賦董弱冠而司衮兮設王隧而弗處隧爲葬禮自是兩京舊說韋昭爲六隧者下文云規方千里以爲甸服是言制地之事故以隧爲六隧不知下文又云死生之服物采章正指葬禮而言賈說得之晉語三君云隧王之葬禮是唐虞與賈同王何異之有解帝王皆然也

汪氏中曰王何異之有言王本無異於人特此服物采章以爲等威耳注非知新記

實應且憎解應猶受

詩賚篇我應受之逸周書祭公篇用應受天命內傳襄十三年應受多福應與受同義廣雅釋言應受也

先民有言曰攻玉攻行解玉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有節言服其服則行其禮以言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

禮記玉藻篇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是佩玉所以節行步也玉藻篇又云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瑿珉此君臣佩玉尊卑之數又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此君臣行步遲速之節

而縮取備物解縮引也

說文摍蹴引也縮與摍通

以陽樊賜晉文公解陽樊二邑在畿內也

晉語倉葛曰陽人有樊仲之官守焉史記晉世家集解引服虔云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內傳隱十一年杜注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水經濟水注溴水逕陽城東陽亦樊也一曰陽樊服杜鄺皆以爲一邑晉語注亦云陽樊周邑此云二邑疑傳寫之誤

今將大泯其宗祊解廟門謂之祊

爾雅釋宮閎謂之門李巡云閎故廟門名也孫炎云詩云祝祭于祊祊謂廟門也並見詩楚茨及內傳襄二十四年疏繹李孫注爾雅本作

廟門謂之閎閎祊古字通用禮記郊特牲注廟門曰祊孔疏以爲釋宮文禮器疏引釋宮廟門謂之祊皆其證

而蔑殺其民人解蔑猶滅也

蔑滅古通用易剝釋文蔑荀作滅

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虞於是乎致武解謂諸夏之國爲蠻夷之行王於是致武以伐之

汪氏中曰內傳蠻夷戎狄不式王命王命伐之則有獻捷倉葛語意亦猶此知新記遠孫案汪說是也倉葛又曰且夫陽豈有裔民哉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方言裔夷狄之總名蠻夷戎狄卽所謂裔民也對下父兄甥舅言韋解裔民謂凶惡之民放在荒裔者亦非

今叔父作政而不行解不行謂不順也

書洪範初一曰五行鄭注云行者順天行氣見永樂大典鑒字部是行有順義詩小雅日月告凶不用其行鄭箋云行道度也亦與順義相近

晉人敗諸崤解崤晉地名在今弘農

續漢書郡國志弘農郡黽池縣有二崤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解隨會晉正卿士蔿之孫成伯之子士季武子也

內傳文十三年疏引世本云士蔿生士伯缺缺生士會會生士燮是成伯卽士伯名缺矣

定王享之有烝解烝升也升折俎之肴也俗作俎

內傳宣十六年疏諸侯親來爲之設享又設燕若使卿來雖爲設享仍用公之燕法亦用折俎是王室待賓之禮也　周禮內饗注賓鼎曰脅賓俎曰載析言之脅載各別統言之賓俎亦謂之脅烝脅古今字

郊禘公序本作禘郊

禘郊之事則有全烝解全其牲體而升之凡郊禘皆血腥

案此禘謂圜丘之禘內傳疏引國語舊注云禘祭宗廟者非也禮記禮器郊特牲郊血大饗腥大饗卽禘也此韋注所本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解王天子公諸侯禮之立成者爲飫房大俎也詩云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

內傳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疏云國語王公立飫卽享禮也傳言體薦卽房烝也案孔說是也享行於廟中禮皆立成故曰立飫享禮久亡無可攷見內傳昭五年設机而不倚俎盈而不飲杜注成十二年傳說享引之此享禮立成之證　陳氏奐曰房之言旁也旁有偏義全體曰全烝半體曰房烝體解節折曰肴烝三者所以別牲體之用韋本詩爲訓全烝肴烝並升於俎不得房烝獨以俎名也

輕儳解儳進退上下無列也

內傳僖二十二年聲盛致志鼓儳可也杜注云儳巖未整陳曲禮毋儳言鄭注云儳猶暫也非類襍說文云儳儳互不齊也案儳與孱聲相近

而使舌人解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

大戴禮小辨篇傳言以象反舌皆至文選東京賦重舌之人
九譯辭綜注重舌謂曉夷狄語者案呂氏春秋高誘注云戎
狄言語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重舌亦謂言語不通象胥能
達異方之志故謂之舌人
無亦擇其柔嘉解柔脆也嘉美也
說文腜嘉善肉也當於嘉字逗疑許所見外傳作腜
奉其犧象解犧尊飾以犧牛象尊以象骨爲飾也俗作樽
詩閟宮傳犧尊有沙羽飾也羽字從疏本增周官司尊彝獻尊鄭司
農讀獻爲犧犧尊飾以翡翠禮記明堂位注云犧尊以沙羽
爲畫飾疏引鄭志云犧讀如沙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羽形
婆娑然毛與二鄭解犧尊其說皆合韋因犧字從牛遂謂飾

尊以牛談與阮諶禮圖同說文犧宗廟之牲也不專指牛此
禮天子以犧牛注犧純毛也牛不可單言犧說文說犧字引
賈侍中說此非古字叅古止作羲羲從義聲古音與沙同然
則賈注國語亦不謂飾以牛可知王肅謂爲牛象之形背上
負尊其謬更不待辨宣和博古圖載周犧尊二皆爲牛形又
襲肅說而僞爲之也　司尊彝象尊鄭司農云象尊以象鳳
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注與或說同此韋注所本
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
講聚內傳作講求說文速斂聚也求速古通用
定王使單襄公㊟單襄公王卿士單朝也
杜氏世族譜襄公單伯之子顧棟高世系表以爲單伯曾孫

未詳所據

火朝覿矣解火心星也覿見也朝見謂夏正十月晨見於辰也

同年生杭州項氏名達曰日後十八度之星極朝見東方日

前十八度之星極夕見西方衣大衍術攷歲差周定王時冬

至日在牛一度立冬後八日日在箕初度則心星朝見夏正

十月也

野有庾積解昭謂此庾露積穀也

詩楚茨傳露積曰庾孔疏云九章算術平地委粟是也史記

集解引胡廣漢官解詁云在邑曰倉在野曰庾索隱引郭璞

三倉注云庾倉無屋也

司里不授館解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

周禮里宰每里下士一人下文司里授館注司里授客所當

館次於卿則司里以大夫爲之非里宰明矣韋氏此注誤內

傳襄九年宋災使伯氏司里杜注云伯氏宋大夫是伯氏以

大夫而授司里之職也杜注又云司里里宰亦誤

縣無施舍解施舍賓客負任之處也

王氏引之曰古聲舍予相近施舍謂賜予若遺人郊里之委

積以待賓客及廬有飲食路室有委候館有積是也韋作休

息解誤又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布憲施舍於百姓皆同韋解

竝失之左傳述聞

夫辰角見而雨畢解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

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至而雨氣盡也

項氏名達曰下文夏令解以爲夏后氏之令周人因之如是則星見度當準夏初歲差推之今推周定王時距夏初千四百餘年歲差約十八度夏初秋分後五日日至氐十度角星全見若定王時角見當在寒露後八日解云寒露節似亦相合不知傳文合於夏不合於周解中各星見日先後參錯未足爲據

天根見而水涸解天根亢氏之閒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也項氏名達曰夏初寒露前三日日在房三度亢末氐初均見所謂天根也若定王時天根見當在霜降節而後文隕霜須俟駟見固知天根見尚在前宜準夏初推算也涸始涸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也項氏名達曰夏初寒露後十日日在尾六度氐星朝見十三度氐卽本也解所誌合若定王時本見當在立冬前二日已交初冬草木乃始節解未免過遲

本見而草木節解解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

隕霜解駟天駟房星也隕落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也

爾雅天駟房也郭注云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史記天官書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索隱引詩氾厤樞房爲天馬主車駕宋均云房既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駟也

項氏名達曰夏初霜降日在尾十二度房星朝見四度卽天駟也解所誌合若定王時駟見當在立冬後三日霜降節已過豈得纔稱隕霜

火見而清風戒寒解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爲寒備也

項氏名達曰夏初霜降後六日日在箕初度心星全見若定王時火見在立冬後八日解於前文火朝覿謂夏正十月此文火見疑其後駟見不應遲至半月有餘故渾之曰霜降之後不知前文就周定王時所見言此文宓遵夏令以歲差故見日自有遲早也又解中各星見日大約隔五日遞見一星夫星度相距有遠近日行一日一度星見亦當一日一度相

距旣有遠近豈得勻派五日耶

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解九月雨畢十月水涸也

項氏名達曰雨畢水涸俱非一時事辰角見雨始畢旣畢後則巳九月非辰角見於九月天根見水始涸迨涸盡則巳十月非天根見於十月也

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解備收藏也月令季秋農事畢收孟冬天子始裘故九月可以具

項氏名達曰本見時草木節始解卽應備藏駟見時霜始隕卽應具裘此是一時事

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解謂火見之後建亥之初也

項氏名達曰火見之後九日入亥月

故夏令曰解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

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傳云葢大正所取法也禮記禮運篇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注云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大正小正皆夏記時之書正與政同夏令卽夏正此數語葢大正之廑存者

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解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

詩天保毛傳除開也內傳莊四年除道梁湨杜注云更開直道禮月令注引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儀徵阮氏元校勘記云古本致作置與夏令合　爾雅隄謂之梁郭注云卽橋也說文梁水橋也孟子離婁下十二月輿梁成周十二月建亥之月夏之十月也

項氏名達曰此九月十月之文與辰角天根見日不合故解若後其期以就之然考夏初兩星皆見於八月卽定王時辰角雖遲至九月天根終不能遲至十月固知兩星之見自在八月除道成梁自在九月十月而雨之畢水之涸非一時事也

梮解舉土之器舉公序本作臿內傳襄九年陳畚梮當作梮漢書五行志上梮作輦應劭注云輦所以輿土也輿字疑誤韋解正與應注同梮亦作輦故史記夏本紀山行橇權漢書溝洫志作山行則梮韋彼注云梮木器如今輿牀人舉以行也

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解定謂之營室也建亥小雪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於楚宮也

爾雅營室謂之定詩疏引孫炎云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詩定之方中箋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內傳僖二十九年水昏正而栽營室北方宿故又爲水星

項氏名達曰夏初營室昏中在霜降後六日與火見同時非小雪中若定王時亦當在立冬後八日未至小雪火之初見

項氏名達曰星當朝見昏中時日應在地平下十八度則昏中星與朝見星必應相距一百二十六度今營室距大火祇一百十度何以一昏中一朝見同在一時蓋所言十八度者舉大略言其實春分後秋分前昏遲晨早十八度應有加差春分前秋分後晨遲昏早十八度應有減差火見及營室中已近初冬各應減八度合計之應減十六度故祇一百十度也

川無舟梁解舟梁以舟爲梁也

王氏引之曰韋注非也上文川不梁單言無梁此川無舟梁則兼言無舟舟梁是二事非謂以舟爲梁也上文曰十月成梁則川自有梁不須以舟爲之且造舟爲梁天子之禮他人所不敢用不得以此責陳也述聞

疆有寓望解疆境也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也疆公序本

作
畺

風俗通義曰春秋國語畺有寓望謂今亭也民所安定也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二引此應氏所引當是國語舊注周禮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鄭注云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

藪有圃草解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財用之也詩車攻東有甫草毛傳甫大也甫圃古字通文選東都賦豐圃草以毓獸李善注引韓詩曰東有圃草辟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

周之秩官有之解秩官周常官篇名

亢倉子政道篇周之秩官云人强勝天注周書篇玉海官制官名

行理以節逆之解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爲信而迎之行理小行人也

績溪胡氏匡衷曰周禮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春秋列國皆有行人而不言大小則諸侯僅立行人之官通掌其事明矣韋注以行理爲小行人者據周禮小行人掌逆賓客言之其實行理與行人一也侯國官制考

門尹除門解門尹司門也

內傳宋有門尹般僖二十八年門尹得哀二十六年

宗解宗宗伯

宗宗人非宗伯辨見魯語

甸人積薪解甸人掌薪蒸之事也

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鄭注云甸人掌共薪蒸者

火師監燎解火師司火

胡氏匡衷曰先儒云火師卽司爟周禮司爟下士二人庶國官制考

以淫於夏氏解昭謂夏徵舒之父御叔御從公序本增卽陳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

春秋昭二十三年內傳疏引世本宣公生子夏夏生御叔叔生徵舒舒史記陳世家宣公卒子黔立是爲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卒子靈公平國立爾雅父之從父昆弟爲從祖父靈公宣公曾孫故御叔爲靈公從祖父也

發幣於大夫解發其禮幣於魯大夫

內傳隱七年戎朝於周發幣于公卿杜注云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高誘注呂氏春秋報更篇發猶致也聘禮曰實致幣

季文子孟獻子皆儉解二子魯卿季文子季孫之孫齊仲無佚之子季孫行父孟獻子仲慶父之曾孫公孫敖之孫孟文伯歜之子仲孫蔑

穀梁傳文六年疏引世本云季友生仲無佚佚生行父齊盭無佚之謚檀弓疏云子友生齊仲齊仲無佚衍齊仲生三字歜各本同案孟文伯名穀公父文伯名歜此涉公父文伯而誤也禮記檀弓下疏引世本云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使郤至告慶于周解郤至晉卿步揚之孫蒲城鵲居之子從公序本溫季也

內傳成二年疏引世本云郤豹生義義生步楊楊生蒲城鵲

居居生至楊揚古通用

棄壯之貳而用幼弱(解)壯之貳謂申叔時也幼弱謂司馬子反也(謂從公序本增)

董氏增齡曰成十六年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杜注叔時老在申則不得謂之壯成七年鍾儀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則十年前子反已在師保之位不得謂之幼弱傳別有所指非叔時子反二人也(國語正義)

長沙王 賓 鐸校
善化劉

南菁書院

錢唐汪遠孫小米著

國語發正三

周語下

郤犨見(解)郤犨晉卿郤錡之族父步揚之子苦成叔也

丙傳成十一年疏引世本云郤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州州犨聲相近(公羊作郤州潛夫論志氏姓苦成城名也在鹽池東北)

廣韻十四清成字注云晉郤犨食采苦成後因以爲氏

其語迂(解)迂迴加誣於人也

顏師古注漢書五行志云迂夸誕也賈子禮容語下篇作訏夸誕義相近詭譎不信之言故下云迂則

晉侯爽二解爽當爲喪字之誤也

爽喪形聲義竝相近墨子非命上篇引仲虺之誥襲喪厥師下篇及僞古文皆作爽楚人謂羹敗爲爽見一切經音義此皆爽喪古通之證補音云爽亦喪之意也韋氏以上有偏喪故改此字似失之

以招人過解招舉也

韋讀招爲翹列子說符篇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與此招字義同漢書五行志中引國語蘇林云招音翹舉也

忠文之實也解忠自中出故爲文之實誠也之字衍

袁山松後漢書蔡邕議朱穆謚云傳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爲實文以彰之後漢書朱穆傳注

思身能信解易曰體信足以長人也

乾文言文釋文云體仁京房荀爽董遇本作體信爲晉休戚解休喜也

休喜廣雅釋詁文

規其礫解規畫也

廣雅釋詁賴畫也曹憲音規規與賴音義同

三襲焉解襲合也

襲合小爾雅廣言文

靈王二十二年解靈王周簡王之子靈王大心也二十二年魯襄公二十四年也是歲齊人城郟

內傳昭二十六年疏引世本靈王名泄心史記周紀漢書人

表同案泄字古作世宋樂大心公羊作樂世心昭二十五年
內傳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郚孔疏云周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毀王宮計靈王以二年卽位往年爲二十二年往年毀壞其城故齊人今歲爲王城之也然則穀洛鬬在魯襄二十三年非城郚之歲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襄二十三年當靈王二十二年漢書五行志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鬬與國語正合此傳文不誤而韋注誤也

不崇數解澤無水曰數

澤無水曰數周禮大宰注文賈疏云叔在數火烈具舉數若有水不得田獵故知澤無水曰數也

汙庳

韋無解廣雅釋詁云洿聚也汙洿同　大玄增次五澤庳其容范望注云庳眾水之所湊也

聚不陁崩解大曰崩小曰陁

方言陁壞也郭璞注云謂壞落也

無天昏札瘥之憂解短折曰天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俗作

札

書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鄭注云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昏曰折此短折曰天之義也周禮司關鄭司農注云札謂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曰札此疫死曰札之義也內傳昭十九年疏引賈左注云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天未名曰昏昔共工棄此道也解賈侍中云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顓

頊氏衰共工氏侵陵諸侯與高辛氏爭而王也或云共工堯時諸侯爲高辛所滅昭謂言爲高辛所滅安得爲堯諸侯又堯時共工與此異也

共工堯時諸侯卽四凶之一 見鄧全氏祖望經史問答竹書紀年帝堯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後漢書張衡傳引春秋讖云共工理水淮南本經訓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巨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瀍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窟其性高誘注云共工水官名也柏有之後是共工嘗治洪水不效而鯀繼之堯典方鳩僝功正指治水故鄭注尙書亦云共工水官名內傳少皞氏有不才子謂之窮奇杜注謂共工然則共工少皞之後已姓至其從孫四嶽佐禹有功始別賜姓曰姜若本是姜姓何庸復賜之乎賈侍中以爲炎帝之後姜姓韋氏從之故下注云炎帝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嶽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亦迂回而難通矣 楚辭天問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王逸注云康回共工名也淮南原道訓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高誘注云共工以水行霸於伏羲神農閒者也非堯時共工也又天文訓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高注云共工官名伯於虞義神農之閒其後子孫任智刑以强故與顓頊黃帝之孫爭位

案共工爭帝或言與高辛或言與顓頊列子湯問篇亦云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賈侍中以爲顓頊氏衰與高帝爭王合顓頊高辛爲一說吳志胡綜傳亦云高辛誅共淫失其身

失讀爲佚

堯用殛之于羽山解殛誅也舜臣堯殛鯀于羽山羽山在今東海祝其南也

殛誅爾雅釋言文去四凶舜攝位時事故曰舜臣堯殛鯀于羽山韋注晉語八云殛放而殺也楚辭天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逸注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周禮大宰八柄七曰廢以馭其罪鄭注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然則殛是放廢之義書洪範傳放鯀至死不赦鄭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禮記祭法疏殛當作極詳金壇段氏玉裁說文殛字注漢書地理志東海郡祝其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內傳昭七年杜注與韋解同皆本漢志德清胡氏渭禹貢錐指曰說者皆以此山爲舜殛鯀處山下有羽潭卽左傳所云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者也愚謂此地太近非荒服放流之宅孔安國舜典傳云羽山東裔在海中今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寰宇記云在縣東十五里卽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殛鯀之地而名此與孔傳謂在海中者合當從之齊乘九目山東北二十里有龍山又北卽羽山蓬萊新志云在縣東南

三十里禹貢之羽在徐域舜典之羽在青域不可以無辨
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解儀準也
說文儀度也是儀亦度也訓儀爲準失之
汨越九原解越揚也
王氏念孫曰汨越皆治也謂平治九州之土也說文汨治水
也楚辭天問不任汨鴻王逸注汨治也廣雅越治也說苑指
武篇城郭不修溝池不越是汨越皆治也述聞
宅居九隩解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也
書堯典厥民隩鄭注云奧內也古隩奧通禹貢四隩既宅亦
言四海之內皆可宅居也
以有肖在下解下後也

詩下武箋云下猶後也
而滑夫二川之神解滑亂也
堯典蠻夷猾夏鄭注訓猾爲亂滑猾古字通
使至於爭明解明精氣也
漢書五行志中下臣瓚注云明水道也
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
內傳昭十九年諺曰無過亂門又呂氏春秋原亂篇詩曰毋
過亂門高注云逸詩也
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解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公劉慶節皇僕
差弗依公序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大王王季文王
此據史記周本紀文毀隃系本作僞榆公非系本云公非辟

方高圍系本云高圍侯侔亞圍系本云亞圍雲都公叔祖類系本云大公組紺諸盩見史記集解及索隱書酒誥疏引世本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毀榆毀榆生公非公非生高圍高圍生亞圍亞圍生組紺組紺生大王亶父亶父生季歷季歷生文王周家世數史遷根据世本索隱引譙周疑不窋親弃之子至文王千餘歲唯十四代不合事情孔穎達詩疏亦謂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遠孫案不窋不得爲稷子戴氏震毛鄭詩考正曰不窋已上世爲后稷之官其間年遠莫考故該稱后稷不得專主弃一人大子晉稱十五王衛彪傒亦云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皆此意

者卒其子不窋立也然則周自弃以下至不窋已上世爲后及定王（解）定當爲貞貞王名介敬王子也（互見公序本周語）

史記周紀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徐廣曰世本云貞王介也元王崩子定王介立徐廣曰世本云元王赤也索隱云如史記則元王爲定王父定王卽貞王也依世本則元王爲貞王子必有一乖誤韋以貞王爲敬王子据世本也內傳哀十九年疏引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

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

逸周書大子晉解自大睠以至于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

成王不敢康解言昊天有所成之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作勸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賈鄭唐說皆然

韋解本鄭箋孔疏謂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謚所言成王有疑是成王身者故韋昭辨之遠孫案毛公此詩無傳下噫嘻成王傳始云成王成是王事也是毛意亦指成王之身故不發傳箋未必合毛指且序止言郊祀天地何以知其必在成王之初乎賈誼新書禮容語下篇述叔向之言曰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詬謠文武之烈紮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祟民不謗怨故曰宥謐賈以成爲成王之身自是西京經說且下傳云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亦似謂成王之身集傳疑此詩爲祀成王之詩要非無據

熙廣也解鄭司農云廣當爲光

解本詩箋孔疏謂箋以外傳之訓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案廣與光同聲通用詩

敬之傳云光廣也隋肅吉五行大義論五帝引禮含文嘉云
堯廣被四表致於龜龍漢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聖神
勞神日昃廣被四表用堯典語今書作光是其例矣

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解類族也壺梱也

韋本鄭箋失之當從毛傳訓類爲善壺爲廣爾雅類善也荀
子禮論先祖者類之本也楊倞注類種非是與不忝前哲之意正合

說文嵩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引詩室家之嵩口有
廣義下文嵩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正毛公所本王肅述毛
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亦据外傳爲說

以混厚民人者解混同也

方言掍綷同也宋衞之閒曰綷或曰掍混與掍聲同通用

將鑄大錢解或云大錢文曰寶貨

漢書食貨志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

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解廢輕而作重則本竭
而末寡故民失其資也公序本

汪氏中曰廢輕而作重謂廢舊錢之輕更作新錢之重者而
布之民素所蓄積皆歸無用是以失其資而匱知新記

闕石解石今之斛也

曲禮獻米者操量鼓疏引何氏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
二斛者爲鼓釋文引作十二石廣雅斛謂之鼓是石與鼓同
也

田疇荒蕪解穀地爲田麻地爲疇齊語同荒虛也

禮記月令疏引蔡邕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畴韋解所本也說苑辨物篇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畴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畴也畴者何也曰所以爲麻也漢書音義如淳注云今隴西俗麻田歲歲糞種爲宿畴也此皆麻畴之之義證

詩召旻篾荒虛也疏云釋詁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荒字耳其諸家爾雅則無之案荒卽今本漯之異文釋文引郭氏音義云漯本或作荒荒亦巳墟之空無

而翳其人也解翳猶屏也一曰翳滅也

翳讀爲殪詩皇矣其菑其翳釋文翳韓詩作殪釋名釋喪制

殪翳也猶隱翳也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

內傳昭二十一年疏云此無射之鐘在王城鑄之敬王居洛陽蓋移就之也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鐘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在縣是也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大常寺時人悉共見之在十五年勅毀之

不過墨丈尋常之閒解五尺爲墨倍墨爲丈八尺爲尋倍尋爲常

華嚴音義引纂要云五尺曰墨小爾雅云廣度五尺謂之墨

倍墨謂之丈考工記廬人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以殖義方解殖立也公序本

殖立方言文

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解慝惡也此四者氣失之所生也狂悖眩惑說子朝寵賓孟也轉易過惡嬖子配適將殺大臣也

汪氏中曰此汎言不和之害耳不當舉後事以實之禮曰毋測未至知新記

問之伶州鳩解伶司樂官州鳩名也

詩簡兮箋云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

瓦絲尚宮

周禮籥章杜子春注云土鼓以瓦爲匡

而行之以遂八風解遂順也傳曰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正西曰兌爲石爲不周正北曰坎爲革爲廣莫東北曰艮爲匏爲融風正東曰震爲竹爲明庶東南曰巽爲木爲清明正南曰離爲絲爲景風西南曰坤爲瓦爲涼風

內傳昭二十年疏引賈逵左注云兌爲金爲閶闔風也乾爲石爲不周風也坎爲革爲廣莫風也艮爲匏爲融風也震爲竹爲明庶風也巽爲木爲清明風也離爲絲爲景風也坤爲土爲涼風也案此韋解所本

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解曹羣也

曹羣詩公劉毛傳文詩疏云漢書每云吾曹曹者輩類之言故爲羣也

衆心成城解衆心所好莫之能敗其固如城也

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引風俗通曰衆心成城俗說衆人同心者可共築起一城

衆口鑠金解鑠銷也衆口所毀雖金石猶可銷也

太平御覽珍寶部十風俗通曰衆口鑠金俗說有美金於此衆人咸共詆訾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以見眞此爲衆口鑠金

律所以立均出度也解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絃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官有之

樂叶圖徵曰聖人承天以立均宋均注云均長八尺施弦以調六律也見後漢書張衡傳注續漢書律麻志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黃鍾通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蕤賓通

東觀漢紀永平三年秋八月詔曰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其改郊廟樂曰大予樂一官曰大予樂官以應圖識後漢書明帝紀注漢官儀曰大予樂令一人秩六百石蔡邕禮樂志曰大予樂曲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蔡志見續漢禮樂志注

度律均鍾解均平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

考工記㪷氏疏云据此義假令黃鍾之律長九寸以律計身倍半爲鍾倍九寸爲尺八寸又取半得四寸半通二尺二寸

半以爲鍾餘律亦如是其以律爲廣長與圜徑也此口徑十
上下十六者假設之取其鑄之形則各隨鍾之制爲長短大
小者此卽度律均鍾也
故名之曰黃鍾（解）十一月黃鍾黃鍾陽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
分圜九分律長九寸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
爲宮法云九寸之一得林鍾初六六呂之首陰之變管長六寸
白虎通義五行篇十一月律謂之黃鍾何黃者中和之色鍾
者動也言陽氣動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
項氏名達曰黃鍾圜徑應辨者有二一圜與空圜異圜圓周
也空圜乃圜中空處所容方分圓面也鄭康成月令注曰黃
鍾九寸又曰凡律空圜九分蔡邕銅龠銘曰龠黃鍾之宮長

九寸空圜九分容秬黍千二百粒班志曰八百一十分黃鍾
之實是所謂九分者指空圜言非指圜也惟爲空圜故以長
九寸棄之得八百十分爲黃鍾之實若以長棄圜所得乃皮
積不得名爲實矣一徑三圜九乃古率約畧之數不可以定
律管宋胡瑗蔡元定定徑三分三釐八豪四絲四忽圜十
失之太贏劉宋祖沖之定徑三分三釐八豪四絲四忽圜十
分六釐三豪六絲六忽近矣而猶未密今用密律求得黃鍾
圜徑數應云管長九寸徑三分三釐八豪五絲一忽圜十分
六釐三豪四絲七忽空圜九分因而九之九九得八百一十
分黃鍾之數立焉又解中九寸之一句誤應云黃鍾九分之

二曰大蔟解正月大蔟管長八寸法云九分之八
白虎通義正月律謂之大蔟何大亦大也蔟者湊也言萬物
始大湊地而出也
項氏名達曰九分指黃鍾言應云黃鍾九分之八
三曰姑洗解三月姑洗管長七寸一分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白虎通義三月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
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
項氏名達曰管律之管也管長卽是律長非有二事特一紀
實數一紀約數耳應云管長七寸一分强約爲七寸九分寸
之一
四曰蕤賓解五月蕤賓管長六寸三分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

之二十六
白虎通義五月謂之蕤賓何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
極陰氣始起故賓敬之也
項氏名達曰應云管長六寸三分强約爲六寸八十一分寸
之二十六
五曰夷則解七月夷則管長五寸六分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
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白虎通義七月謂之夷則何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
刑法也
項氏名達曰應云管長五寸六分强約爲五寸七百二十九
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六曰無射解九月無射管長四寸九分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
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白虎通義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也
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也
項氏名達曰應云管長四寸九分强約爲四寸六千五百六
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元閒大呂解十二月大呂管長八寸六分法云三分之二四寸
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爲八寸分寸之一百四
白虎通義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大也呂拒也言陽氣欲
出陰不許也呂之爲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
項氏名達曰解中八寸八分句誤應作八寸四分三分之二

句欠明三分應指黍實言倍之爲八寸分寸之一百四句有
脫字應云管長八寸四分强法云黍實三分之二下生得半
律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得全律八寸二百
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又黍實生大呂夷則生夾鍾無射生
仲呂前漢志主下生以三分損一本司馬遷律書通典主上
生以三分益一主下生者意謂律陽呂陰陽生陰宜下不宜
上然此三陽律雖陽而居陰位其數歉三陰呂雖陰而居陽
位其數盈歉生盈宜益不宜損且三分損一下生僅得半律
仍須倍之得全律何如三分益一上生徑得全律也
二閒夾鍾解二月夾鍾管長七寸四分律長三寸二千一百八
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二倍之爲七寸分寸之一千七十

五

白虎通義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

項氏名達曰是解多誤應云管長七寸四分强約法云自夷則下生得半律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倍之爲全律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

三閒仲呂解四月仲呂管長六寸六分律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倍之爲六寸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白虎通義四月謂之仲呂何言陽氣極將彼故復中難之也

史記律書正義引將在極上無彼字有中充大也四字

項氏名達曰應云管長六寸六分强約法云自無射下生得半律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倍之爲全律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四閒林鍾解六月林鍾管長六寸律長六寸

白虎通義六月謂之林鍾何林者眾也萬物成熟種類多也

項氏名達曰既載管長復無約分律長句贅

五閒南呂解八月南呂管長五寸三分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

白虎通義八月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瞽

麥也故陰拒之也

項氏名達曰應云管長五寸三分强約爲五寸三分寸之一

六閒應鍾解十月應鍾管長四寸七分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白虎通義十月謂之應鍾何鍾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

項氏名達曰應云管長四寸八分弱約爲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解細細聲謂角徵羽也鈞調也鍾大鍾鎛小鍾也昭明也有鍾無鎛謂兩細不相和故以鍾爲之節明其大者以大平細也大

謂宮商也謂明道作調舉宮商而但有鎛無鍾謂兩大不相和故云去鍾而用鎛以小平大也甚大謂宮商大聲也則又去鎛獨鳴其細細謂絲竹革木

餘航嚴氏杰曰大不踰宮細不過羽細大是指聲言昭其大鳴其細是指器言細鈞有鍾無鎛大鈞有鎛無鍾是指調言鈞卽均字今所謂調卽古所謂均韋注條理秩然

七律者何解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爲音器用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變宮蕤賓變徵也

淮南詮言訓注古琴五弦至周有七律增爲七弦也韋注七律爲七音器用本賈說賈注見內傳昭二十年疏又案書大傳聖王巡十

有十州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箸其素鄭注云七始黃鍾大蔟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此尚書今文說然則七音不始於周也

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解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也從柳九度至張十六度三統術作十七度爲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

項氏名達曰嘉定錢氏大昕以三統術推得是年歲星在張十三度者惟三月戊寅以後七日五月辛酉以後五日韋氏誤指爲師始發時非是案武王伐殷年月日韋氏悉本三統術其年爲己卯今用授時術校之推得年前亥月小二十五日爲戊子較三統差三日推歲星平度年前在室四度卯月與日合於壁七度午月抵婁四度由是退行亥月留奎十度計通年自娵訾而降婁距鶉火不及四次

月在天駟解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

項氏名達曰依授時推得年前亥月二十七日庚寅戊刻月始入房較遲二日

日在析木之津解津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其間爲漢津謂戊子日宿箕七度也

項氏名達曰依授時推得亥月十八日辛巳日躔箕初度二十五日戊子至箕七度二十八日辛卯入斗初

辰在斗柄解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

月辛卯朔於殷爲十二月夏爲十一月是日月合辰斗前一度也

項氏名達曰依授時推得平朔爲甲午差遲三日定朔爲癸巳差遲二日日月合辰在斗一度九十九分差兩度有奇星在天黿(鼈)星辰星也天黿次名一曰玄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天黿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拒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與須女伏天黿之首也

項氏名達曰錢氏以三統術推得是年周正月二日壬辰辰星夕始見在南斗十五度二十四日甲寅入天黿之次二十六日丙辰留女八度二十七日丁巳出天黿之次二十八日戊午退在女六度而伏韋氏云伏天黿之首與本術不合案依授時推辰星平度是年前亥月二十六日己丑辰星夕見於南斗十五度由是疾行至周正月十二日甲辰推女三度二十六日戊午留虛二度二十八日庚申晦冬至丑月初七日己巳退伏女六度

項氏又曰克商之歲鑑紀載武王定位起己卯與漢志同孔穎達詩經正義以爲辛未皇甫謐世紀以爲乙酉竹書曰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今多從鑑紀益本三統術緣三統詳考三代年月以算術證經書不同臆斷也但三統算術疎所定歲朔實過贏二百年氣差一日三百年朔差一日諸家早有定議又未用歲差徂度難確史稱自漢太初迄唐麟德有二

十三家雖與天近而未密至大衍術考古證今始稱密合其
厤議曰歲在己卯迺文王崩武王成君之歲明年武王卽位
孟春定朔丙辰爲商二月故周書曰維王元紀二月丙辰朔
武王訪於周公竹書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而管子及家語
以爲十二年蓋通成君之歲也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師始
起考歲差日在箕十度則析木津也晨初月在房四度房升
陽之駟也又三日得周正庚寅朔日月會南斗一度故曰辰
在斗柄壬辰辰星夕見在南斗二十度凡月朔而未見曰死
魄夕而成光曰朏朏或以二日或以三日故武成曰維一月
壬辰旁死魄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是時辰星由
建星歷牽牛須女涉顓頊之虛戊午師渡盟津而辰星伏於

天竈是歲歲星始及鶉火其明年周始革命歲又退行旅於
鶉首而後進及鳥帑又曰自伐紂至畢命五十六年朏魄日
名上下無不合三統以己卯爲克商之歲非也是大衍專主
竹書庚寅之說今亦以授時校之庚寅年前亥月二十八日
爲戊子前一日丁亥日在箕十度晨初月在房五度周正經
朔爲庚寅定朔爲己丑日月會南斗一度辰星壬辰日尚晨
伏尾十六度十六日乙巳與日合於斗十四度二十五日甲
寅夕見女初丑月初三日癸亥抵虛二度歲星於年前亥月
在虛六度寅月三日壬辰與日合危十二度未月留壁二度
戌月退至室九度計通自玄枵而娵訾不及鶉火五次夫三
統己卯大衍庚寅相距十一年兩校以授時庚寅年氣朔日

名與大衍均合己卯年天正朔較三統遲兩日且朔爲癸巳則壬辰在晦與武成一月壬辰之文不合辰星推己卯與三統大致相符推庚寅遲於大衍歲星則皆遲四次因思古今厤最善者無如唐之大衍元之授時授時算春秋日食莫不密合以考周初斷不至差及兩日然授時所長在至朔躔離而五星從晷嘗以其術推經史所載歲星率皆後天究其故歲星之行古遲今疾授時所定合率過贏宂今而不宂古三統見數贏歲數歉又宂古而不宂今惟大衍有前後兩率以合其變故今古胥宜由是言之大衍以庚寅爲伐紂之年其所推本傳日月星躔度較三統己卯似爲足據特詳誌之以俟知者

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解伯陵大姜之祖有逢伯陵也逢公伯陵之後大姜之姪殷之諸侯封於齊地

內傳昭十年杜注以逢公爲殷諸侯昭二十年傳注逢伯陵殷諸侯非是孔晁說同逢公殷諸侯伯陵爲逢公之祖當更在前攷海內經炎帝之孫伯陵漢書人表逢公柏陵列局廑之後費昌終古之前蓋夏之諸侯也

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解辰馬謂房心星也心星二字依公序本增所在大辰之次爲天駟駟馬也故曰辰馬言月在房合於農祥祥猶象也房星晨正而農事起爲故謂之農祥

爾雅大辰房心尾也說文農房星爲民田時者晨或省辰下

云辰房星天時也辱下云辰者農之時也故房星爲辰田倏也農晨辰古通用史記天官書房爲府曰天駟索隱引詩氾麻樞云房爲天馬主車駕房心尾皆爲大辰辰時也農時最重故房星專名辰房又爲天馬故曰辰馬韋注注首辰馬字當衍房心爲辰故連言心耳下云心星所在大辰之次爲天駟此心字當作房字今本皆謬亂不可讀

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

陳氏奐曰周以后稷爲大祖禮記王制注云大祖后稷是也詩生民疏據雒誥稱大祖謂文王乃云后稷以初始感生謂之始祖又以祖之尊大竝謂之大祖引此周語爲解其說非也

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解王武王也五位歲月日星辰也三所逢公所憑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也

詩大明疏駁韋解云按其文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之所在月之所在言五位三所謂五物在三處當以此五在爲三所不得以所字充之若必以所字充之則周之分野不言所也又正合五位則五物皆助若三所唯數逢公則日之與辰不助周矣韋昭之言非也又云歲月日辰星五者各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北歲在南月在東居三處故言三所內傳昭二十年疏云三所者星與日辰之位是一所也歲之所在是二所也月之所在是三所也

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解七同其數謂

七列七同七律也 七同二字依公序補律和其聲律有陰陽正變之聲也

內傳昭二十年疏七同其數五聲之外加以變宮變徵也此

二變者舊樂無之聲或不會而以律和其聲調和其聲使與

五音諧會謂之七音由此也案淮南天文訓姑洗生應鍾不

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于正音故爲繆 今本脫依王氏禮志補 上不字下于字繆與穆古字通穆亦和也五音之外應鍾變宮

蕤賓變徵皆所以調和正音耳

人犧實難解人犧謂雞也爲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

王氏引之曰實是也難患也人犧實難言唯他人爲犧是患

也韋注未達實起語意 左傳述聞

田于鞏解鞏北山今河南縣也

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有鞏縣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同

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解玄王契也

荀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

有帝乙是成湯詩長發玄王桓撥傳玄王契也初學記帝王

部引賈注及淮南墜形高注並同漢書禮樂志玄王與商列

爲二人蓋魯詩說與外傳異

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解

是歲敬王十一年魯定公之元年也田以火田也大陸晉藪也

傳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韋注云十年魯昭三

十二年王氏引之曰案是歲卽謂敬王十年非謂十一年也

韋云是歲敬王十一年魯定之元年者蓋以定元年左傳正

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故據以作注不知昭三十二年傳已云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矣以春秋經考之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書於昭三十二年冬而不書於定元年春則會城成周之事在昭三十二年而不在定元年明甚定元年傳以前年十一月之事復載於次年正月左氏之誤也說見左傳國語以狄泉之會屬之敬王十年正與昭三十二年春秋經合實足以糾定元年左傳之誤韋氏不能詳審反據定元年左傳以爲之注疏矣述聞

杜注內傳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

荒蕪之地見水經清水注餘姚邵氏晉涵曰獻子所田祇就荒蕪之地無當於九州之藪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千六百三十一終

長沙王先謙
善化劉肇鐘校